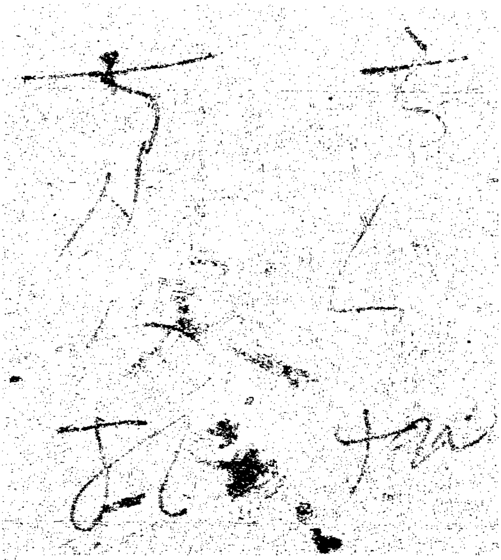

MG
I 234.6
521

徐訏創作

月亮

（三幕劇）

3 2169 6384 7

目次

第一幕……二
第二幕……六三
第三幕……九九

地：中國的一個都市，假如說是上海也很像，那裏中國的企業家資本家，不得不仰給帝國主義的經濟而生存，但是終還免不了受其操縱而潰崩。

時：是現代，沒有指定什麼年份，但假如說抗戰的經濟因素是這樣的話，那就說是抗戰的前夜也可以。

人：李勳位是企業家，李聞天，李聞道是勳位的兒子，我抽大學生中兩種常見的典型來代表他們，還有勳位的太太，這樣成爲一家。代表了新興的信用資產階級的暴發戶。

張盛藻，元兒以及她們的母親是一家，這是一家代表已沒落的舊式商人的破落戶。還有大亮與月亮，他們貧窮之中有二種這樣不同的環境與職業，養成了他倆不同的意志與氣質。

此外陳雲峯是李勳位的銀行的經理，劉正榮是李勳位工廠的經理，都是靠李的企業而生存的，周逢仙是在奔走拉攏撮合之中謀利的。

還有沈廣其他等比較不重要的角色。

第一幕

人：

月亮
李勳位
李聞天
李聞道
張盛藻
陳雲峯
劉正榮
沈廣

周逢仙

時：晚夏

景：位在都市靜美的住宅區，李公館的小廳，相當的富麗，電話沙發是戲中必要的道具。需要三個出路：一個通外，一個通樓上，或者就是樓梯；一個通飯廳。窗是臨花園的，園外就是街，所以可聽見外面汽車來時的聲音，但如果是從正面駛來，燈光就貫窗而入。幕開時是下午二點，二少爺的朋友們剛剛散，月亮在收拾狼籍的小廳。

張盛藻上，說是他幫月亮收拾地方也可以，說是借此來同月亮說話則更恰當。

張：月亮，你的主意有變動嗎？

月：你怎麼老問我這樣的話。

張：實在，月亮，我在怕，我覺得你隨時都會變更你的主意的。你可以隨時都不愛我，你可以隨時都可給別人搶去。

月：你又是說二少爺。

張：是的。他不是什麼都比我强？他有錢，有勢，有學問。

月：你以爲我是貪錢貪勢吧？

張：不是的，不是這樣講，但是我怕他要利用他的優越的地位來把你搶去。

月：你不要這樣說他，他對你也不錯。

張：不錯，不錯是的。但是，自從我發現他在愛你以後，我一直這樣怕他；總是我頭上的一朵烏雲，隨時會把我所愛的月亮遮去。我挽沈廣去同你母親替我們說親，爲什麼你母親拒絕了，一定因爲你母親知道少爺在喜歡你，要把你嫁給少爺。

月：你爲什麼這樣講，現在我不是說我已經決定了麼？那麼你還不滿意。

張：你眞的沒有變更嗎？月亮，實在同你說，我是已經什麼都弄好了。只是等你。

月：你同你母親都講過了。

張：是的，今天早上我送老爺到行裏以後，我回家去了一趟，

月：你母親贊成你的計劃麼？

張：她自然不贊成，不過我是什麼都已經決定。

月：那麼你難道就不管你母親同妹妹了麼？

張：我留給她們兩百塊錢，我想她們終可以過些日子，以後我自然可以寄錢來。而且沈廣在這裏，自然可以幫我忙。

月：那末她允許你了。

張：她沒有允許，但是我不能管她，我已經決定這樣做。月亮，還是……

月：那末今天你同你母親吵嘴了。

張：沒有，我不會同她吵嘴；我很知道她的心，不過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而且我想她日後一定會原諒我的，……

月：你不預備再去看她們麼？

張：假使有工夫，我自然可以回去；不過我不想再同她們談起這一件事情，今天我交給她兩百塊錢，她看我主意打定了；她不再說什麼，她哭了，我妹妹也哭了；我跪在她前面也哭了。這樣

我就出來，我說也許就不再回去了。因爲回去也只是多痛苦。月亮，現在我只等你，你難道一定要同你哥哥說明麼？

月：自然囉，正如我要你同你母親說明一樣。我哥哥非常愛我，從小就教導我，保護我；我愛他，我相信他，我怎麼可以不同他說？

張：那末，他不會反對我們的計劃麼？

月：他自然不會他怎麼會呢他愛我他要我幸福他自然不會！（愉快而自信的說，忽然轉了口氣）不過……

這才是真的鐵哥哥！

張：不過怎麼樣呢？

月：不過他也許要見見你，同你談談……

張：這自然，我也願意見見他，不過……

月：不過怎麼樣呢？

張：不過，他假使不贊成，甚至反對我們的計劃……

月：不會的這怎麼會呢（想想又自信的說）不會的一定不會的他修要是幸福的？

張：假如他不喜歡我這樣一個人，或者他不喜歡我們這樣匆忙。

月：……

張：你說會不會？

月：啊，這也許……（沉思。）

張：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月：那麼我想他一定會替我，不，或者說替我們想一個正當的辦法的。

張：你以為我現定的計劃不正當麼？

月：不是這樣說，假如他有比我們計劃更正當，那自然我們的計劃比較不正當了。

張：那換句話說，你要聽你哥哥的話。

月：那自然，不但是我，而且是你；他向來都犧牲自已為別人為朋友打算，許多人都在聽他話，你認識他也會聽他話的。

張：我終相信你，我現在是一個深夜迷途的人，我只依靠你，依靠月亮來照我。但是他爲什麼還不回你信呢？啊，我想，我想我們現在去看他一趟，明晨一早趁老爺沒有起來，我們一同去看他一趟。

月：這怎麼可能，廠是罷工了，我又不曉得他住的地方。

張：那末你信寄到那裏呢？

月：這是一個轉交的地址……

張：那麼我們先到那裏去問去。

月：那面自然問不到，問得到他何必要這樣轉交。

張：那麼一定要等他的回信了。

月：那自然，不過他不久就回我信的；我想信寄到了，存在那面，他這幾天沒有去所以沒有收到。

張：你是不是叫他約一個來看你的時間。

（就在這一刹那，後台有李勳位的聲音，把他談話打斷了。）

李：（聲）盛藻，盛藻。

月：老爺在叫你呢。

（張下。）

李：（聲）盛藻你把汽車開進來吧，我下午不出去啦。（上）月亮（很柔和，是沒有什麼指使的叫音。）

月：老爺，有什麼事？

李：啊，月亮。二少爺的朋友們都散了？

月：是的，他們說去看電影去。

李：二少爺沒有去麼？

月：沒有去，他不上樓午睡去了麼？老爺沒有見他麼？

李：我見他啦，我沒有見他，我聽見他啦，我先以爲是你。

（月亮這時把地方收拾好了，正要出去。）

李：月亮，給我一杯茶吧。

（月亮倒茶給李，放在寫字檯上。）

李：（並沒有拿茶，但拿了一支烟）還有火，月亮。

（月亮拿火替他點烟。）

李：晚報來了麼？

月：三點鐘還不到；老爺，還沒有報呢。

李：日子好像很長。我很悶，你把窗戶開一點好不好？

（月亮開窗戶。）

李：月亮，下午沒有信麼？

月　沒有，我想太太昨天動身，今天到，明天下午才能有信來吧。

李：月亮，我有幾句話要同你說。（停了一會）你，你在這裏覺得怎麼樣？

月：老爺太太都待我很好，自然……

李：就是二少爺同三少爺也待你不錯，很知道你的辛苦。

月：是啊，老爺，所以我可以在這裏耽了這許多年。

李：我上次同你母親講過啦。我呢，終還要娶一個人，你太太身體不好，鄉下事情又多，不時要回去，以後恐怕多半時間要就在那面。我想來想去你頂合式，你也懂得我脾氣，我也喜歡你；這個……而且，外面年青的，像你這樣的年紀，有的不懂事，有的不容易使老二老三他們服氣，所以我想……我已經同你母親談過，她說要問你哥哥，她說最好先同你講，你要是願意啦，你哥哥也就不會反對。

月：老爺……（從她的態度看來，從她這兩個字的音調以及接下去的語氣聽來；她也許會說出使李勳位下不了台的話，所以李就把話支開了。）

李：月亮，你有一個哥哥麼？怎麼好像以先不常聽你說起？

月：……

李：他在那裏做事？

月：他在罐頭廠裏。

李：有多少錢一月。

月：不過二十多元錢。

李：啊，那很辛苦，我倒可以替他弄一個好一點位子，啊。他在什麼罐頭廠？

月：在北華罐頭廠。

李：北華，啊，不是也在罷工麼？罷工，（自笑）罷工（若有所思）啊，月亮，等這次罷工的事情弄好了，我想替你哥哥弄一個好位子，你末就同你哥哥去說一說。一個家庭，像我們這樣一個家庭，事情多，對外對內，你太太一個人也忙不過來，她像一個太陽，實際上一個天地是還要一個月亮的。我把這次罷工的事情弄好了，就可以實現許多計劃，錢也有了，年歲也大了，我想把事情託開一點，帶着你到各處走走。

（正在這個時候，月亮或者要說些什麼吧，但是外門開了，進來一個僕人，就是沈廣）

沈：陳先生劉先生拜訪老爺。

李：請他們進來吧。

（沈下，月亮也隨着下。陳劉同上。）

陳：劉：（招呼了一下）……

李：今天事情怎麼樣？

（大家坐下，李給他們香烟，沈拿茶上。）

陳：銀行方面有很不好消息。

李：什麼？還是有許多人提款麼？

陳：外面對我們信用很不好，說不定要擠兌。

李：是不是爲了工廠方面罷工。

陳：這自然有關係，但是多半還是他們的謠言引起來的。

李：我想，他們的力量也快完啦，所以要從側面來打倒我們，造我們謠言，你說我們的力量够不够把市面上的公債都吃進來，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力量來拋小？

陳：這次他們可以支持這麼久，我有點想不到，昨天聽說他們拉攏了一個華僑在裏面。

李：華僑，你早不曉得麼？

陳：我昨天才曉得的。

李：是不是？……

陳：我想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假使我們行裏不擠兌，假使廠裏罷工的事情早點解決，那他們就沒有法子來同我們對敵的。

李：（對劉）那末工廠方面怎麼樣呢？

劉：收買的那些工人倒還忠實，那白清元捕來了以後，他們工會裏意見也不一致；我的意思，現在最好找新工人，把第三廠先復工了，那末他們內部就會動搖起來，那末再叫我們的人在裏面一煽動，他們就只好屈服了。

李：那末就這樣辦吧，罷工早解決一天，經濟也可以早活動一天，銀行也就多一點辦法。

劉：不過要是這樣辦的話，先需要一筆錢；第一他們工人糾察隊在廠門外守着，新工人要沒有

一點薪水就不容易招，第二公安局方面一定要一點錢才可以叫他們保護我們新工人上工，否則他們鬧起來就沒有辦法了。

李：(對陳)那末銀行可以支出這筆款子出來麼？

陳：現在銀行每天有許多人提款，同時，照現在這謠言，擠兌也很有可能。實在不能再提出現錢啦。昨天張軍長提一筆款，今天陸司長又提一筆款，實在有點爲難。所以這事情倒是先要把工廠復工啦，定貨的款子來啦，銀行的周轉才能够靈活。

劉：工廠復工的話，除了剛才一個辦法以外，就只有對工人屈服，但是已經支持兩個月啦，這樣屈服，自然不好了。而且據他們現在的條件，要求補發這兩月的工錢，我們怎麼辦得到呢？所以總只好支持下去，我想最多一月，工人方面也難支持了，他們先由別行的工人募款，現在罷工擴大，大家沒有錢，所以只好到別處募款，目前最有力量的是學生的援助；可是再一個月以後，學校也要放假了，他們就更沒有辦法，那時候他們就只好屈服的。所以現在如果不用第一個辦法，就只好這樣支持下去。

李：但是如果銀行一擠兌，我們無法應付，工廠沒有辦法，公債更沒有辦法，那我們不是整個兒破產了麼？

陳：

劉：……

李：這是一個重要問題，雲峯，你先不說可以支持半年麼？

陳：我料不到公債會這樣……

李：那麼你呢（對劉）正榮，你不說工廠方面的工人都收買得很好麼？

劉：我實在想不到所有五金，麵粉，紗廠的工人都會罷工，聽說公共汽車也要罷工了。

李：那麼叫我怎麼辦。

陳：周逢仙來找你過麼？

李：沒有。

陳：他打電話到行裏來問你，你剛走，我告訴他有飯局，也許飯後就回家的。

李：有什麼事麼？

陳：他好像有要緊事情似的他說他吃完飯就來看你要同你面談那麼他沒有來找你？

李：這個傢伙，總有點神秘難測。

（電話鈴響）。

李：（接電話）喂，這裏是李公館，唔，我就是。你那裏。公安局？啊，吳科長；……什麼，我的孩子，聞道麼？被捕三天啦，不會吧？……啊，謝謝，謝謝你，什麼？要一點錢開銷開銷，三百元……啊，我也許就派人來。好，再見再見。（掛上電話。對陳劉）這奇怪！說是我的孩子被捕啦。

劉：為什麼？

李：說是同工人在一起捕進去的。他不知道是我的孩子，今天才問出來……會同工人在一起？

陳：他怎麼說？

李：他說他就替我弄出來，不過要二三百元開銷開銷下頭的人。

劉：也許不是令郎呢？

李：也難說。

陳：年青人在學校裏也難免受別人利用。

李：這孩子……啊！老陳回頭請你替我去一趟吧。把他送送到這裏。因爲你同小吳熟一點。

陳：好啦。

（僕上，拿着一張片子，周老爺來拜訪。）

李：請他進來吧。

周：（上）啊，老李啊，陳先生，劉先生。

李：老陳同我說，你打電話找我，現在我正等着你呢。

周：我不然早來啦，在大馬路碰見維也納的玲玲，一定要我請吃點心，所以來晚啦。我也有點話要同你說，（看看劉意思是說這話有點秘密。）

李：都是自己人，不要緊，說吧。

周：公債怎麼樣？

李：現在局勢還沒有怎麼樣？非常明顯，就是我們同他們在對賭。

周：你知道外面對於你銀行謠言很多？

李：我知道的，（他好像不願聽別人說起這可怕的謠言似的，所以把話支開了。）你的公債呢？

周：我早斬斷了，虧一點算啦。

李：那不是上星期一麽？

周：是啦，後來一直沒有做，不然還了得，外面對你銀行謠言很多，所以我特爲來告訴你，我想與你們工廠罷工有關係的，他們趁此就造謠啦。

李：他們造謠。……

周：我想這謠言於你利害很大。

李：他們用這卑鄙的手段，實際上是反映他們的實力有點吃不消了。

周：這很難說，這一次他們有一點預先的佈置。

李：聽說有一個華僑，是不？

周：豈祇華僑，也豈此一個，聽說有一些華僑同英國商人都夾在裏面。

李．嗄……嗄……嗄……

周：所以我看你最好把工廠復工啦，那末銀行的謠言也可以少了。

李：不過……

周：這一次的市面，你們的人沒有他們整齊。準備似乎也沒有他們充足，他們也不見得多麼强，也不見得能支持多久，也不見得能這樣拋空下去，不過祇少他們還能繼續兩個星期，每天多少都可以拋出來，你們能繼續收進來麼，（周在試探李的力量，所以他用了一種尖銳的眼光看李。）

李：兩星期。（在計算中）

周：假使銀行起風波。

陳：兩星期？

周：假使罷工繼續下去？

劉：兩星期？

周：（他已經知道他們是支不持的，）所以你假如要什麼，你一定要趕快準備，現在還來得及。

李：準備。

周：這就是說要有後備軍。

李：但是我們的力量已經全集中了。

周：是呀，所以要找救兵才好。

李：那裏可以找這救兵呢？

周：因爲是多年朋友關係，所以我來提醒你，現在有個機會，你要是錯過的話，以後就難補救了。

李：那一方面，你說。

周：自然是外國的啦。

李：外國的。

周：自然啦，中國的力量已經不全在你們二方的手裏了麼？

李：那一國的。

周：（耳語）……

李：你是說可以向他們借欵麼？

周：你假如要的話，我自然可以幫你去說啦。

陳：是私人還是公司？

周：是一個洋行，就是那三洞洋行，你一定知道的。

劉：三洞洋行借欵，難道拿工廠去抵押麼？

周：當然要有東西抵押啦。

李：他們是不是想在這裏投資，所以找你來……

周：不瞞你說；他們最近想在這裏投一筆很大的資本，許多人都在替他們拉線，我想你近來的情形不大好，所以叫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現在就算押了一兩個廠，銀行可以穩定拉，公債可以勝利拉。至於廠，以後不可以贖回來麼？而且照這次罷工的情形，實在還是把廠押出去好。

李：（對陳劉）這是不是一個辦法？

陳：（看看劉）……

劉：（看看陳）……

周：我們因為是老朋友，所以才把這筆資本拉給你，你要是不快決定，我很怕被別人拉到對方去，假如他們再一成功，那麼他們就可以在一天，不，一點鐘之內，一刻鐘之內把你整個兒拖倒。

李：你是說這三洞洋行的款，有被他們用作拋空的可能吧。

周：不但可能，而且的確有人在拉攏。

李：（看看陳劉）……

陳：……（看看劉）

劉：……（看看陳）

陳：我想讓我們從長計議一下吧。

李：那末老周，明天下午我來看你好啦。

周：我不瞞你說，我已經拉這條繩啦，總要把牠打一個結；我是很怕別人拉成功啦。所以事情是越快越好。

李：假如他立刻可以付我四十萬的話呢，我想把第一第二廠押給他們也好。

周：第一第二廠？實在同你說，他們想要的是第七第八廠。

劉：第七第八廠，那是最新的機器，最新的裝置。

李：啊，原來他們是看中了我的第七第八廠，叫你替他們……

周：就算他們看中你的新廠，但是押不押是在你，是不是？至於我，我不過爲你們三方的好處，跑跑腿就是啦。

李：不行，我不押，我不借他欵，這是一種侵略。

周：不押自然隨你，至於不借他欵，你的敵人要借他欵，借了他欵在幾分鐘工夫裏把你整個打敗……

陳：周先生，我想這樣一件大事不是一刹時談得好的，我們明天談吧。

李：好，明天午後，我來看你。

周：好好，明天，明天中午我請諸位到梅花樓吃飯好了。我也不備帖子啦。

李：何必客氣？

周：不是客氣，因爲那面談話可以靜一點。現在，啊，時候不早啦，我先回去了。你們再談談，再見再見。

劉：陳：李：再見，再見。

（周下）

李：原來他是來拉這份買賣的。

陳：我以爲假使沒有辦法，只好走這條路。

劉：我想總不能把二個新廠去押給他。

李：不過他是看定這份新廠的。

陳：假使押了廠，眞的可以把銀行維持了，公債勝利啦，而且把罷工解決了。不是很快就可以贖回來麼？

李：你們覺得是不是有把握？

陳：假使押五十萬，那我想公債是終可以勝利了，銀行一時也不怕擠兌啦。

劉：那麼我對於處置罷工的計劃也可以實現啦，招一千個新工人，請軍警來保護着開工。只要能把貨色出來一點，定貨的錢也就可以到啦，我想。

李：那麼決定這樣辦。

陳：今天大家再想一想，明天上午我們在行裏再談一次，再看看交易所市面，再看看外面對我們的信用看，也許可以有另外的辦法。

李：那麼……

（電話鈴響）

李：（接電話）喂，我們是李公館唔，我就是，你，你是老八吧？……在大東啊？曼華，七小姐，還有誰。……啊，劉太太他們都在啊？……我，有點事，我想今天不來啊，曼華同我說話？，喂你曼華啊？我是勳位，怎麼樣，上次傷風完全好了麼？我，……我想不來啦，請假一次，請假一次……怎麼，你一定要我來麼？實在我有許多事。……好，明天受罸，明天來請你們客。……要汽車是不？我叫盛藻就開來給你好啦。好，晚上再看，有工夫我自己會來的，再見再見。（掛上電話）又是他們一幫人。（按電鈴。）

僕：（上）老爺……

李：你去告訴盛藻叫他把汽車開到大東去，張小姐她們要用。

陳：那麼我去啦，我現在就到公安局去；把令郎接出來。

李：好極啦，不過要你費心，你回來到這裏吃飯吧。

劉：那麼我也一同走啦，明天見明天見，（陳劉下）。

李：（送到門口）再見再見。（他很疲乏的回到沙發上坐下，慢慢的抽烟。於是叫：）月亮月亮

月：（上）老爺。

李：給我倒一杯茶好不好。

月：（倒茶給李）……

李：三少爺會被人抓到巡捕房去啦。

月：三少爺？

李：現在陳老爺去接他去啦。

月：不知道是爲什麼？

李：誰知道他，這孩子。

聞天：（聲）月亮！月亮。

月：二少爺在叫我啦。（月上樓去了。）

（李這時候很燥亂，拿拿報紙不看，拿拿茶杯不喝，忽然僕人上來了。）

僕：老爺，盛藻的母親要見你。

李：誰？盛藻的母親？

僕：是的，就是盛藻的母親。

李：她要見我作什麼？

僕：她一定要見你。

李：你說盛藻出去啦。

僕：他要見你。

李：你說我出去好啦。

僕：不過，不過我同他說你在家啦。她說一定要看你。

李：啊！那麼就叫她進來吧。

僕：（將下）……

李：慢一慢，她有什麼事啊？

僕：她說有要緊事情報告你。

李：好吧，叫她進來吧。

（僕下，張母上，李在抽烟，坐在沙發上。背是向着門的。所以當張母上來時，她並沒見他的正面。）

張母：老爺，（站在門口，她只看見李頭上的烟蘊。）

李：（並沒有回頭，）你是盛藻的母親麼？

張母：是的。

李：你有什麼事同我說。

張母：我想告訴你一件小事。

李：你爲什麼一定要見我呢？爲什麼不叫盛藻告訴我呢？

（李的聲調斷斷落落，腦筋似乎在想別事。但是他站了起來，向張母看了。）

李：是什麼事？

張母：嗄，老爺，你知道盛藻同……

李：什麼，你是說盛藻向我支工錢麼？

張母：（她這時有些驚訝）吓，老爺，不（她注視着李，遲緩地說。）老爺，你府上是不是湖南？

李：是呀，你怎麼……（這時候他也好像覺得有點認識她了。）

張母：以先老爺在福建做過買賣吧。

李：（他爲避免她注視，他又向前台走來。）你怎麼同我講這些，我可沒這許多工夫。你是不是要借用點盛藻的工錢？

張母：不，不，

李：那麼你要說怎麼？

張母：我，……們，……

李：你怎麼？

張母；我只是說，盛藻好久不回家了，請老爺叫他來看我一次。

李：這一點小事，你何必見我，月亮，月亮！

月：（自樓上下來）老爺！

李：你帶那老太太出去，她是盛藻的母親，你替她叫一輛洋車送送她回家吧。盛藻回來啦，我叫他明天回家一趟好啦。

張母：你，就是月亮？

月：是的。（與張母同下）

李：福建做買賣？難道是……

（闢天自樓梯上場）

闢天：爸爸，說是老三被捕啦，是吧。

李：是呀。

闢天：是怎麼回事？

李：說是同罷工的工人一起被捕的，這孩子，誰知道他？

闢天：現在呢？

李：陳雲峯替我去接去了，是老闆打電話來告訴我的，又要去三百元錢。

闕天：老三這孩子也有點可憐。

李：全不是成大器的人。

闕天：爸爸，剛才是不是有許多客人在這裏嗎？

李：是的，商量許多事情，這叫做大事情的難，現在銀行有謠言，工廠末罷工……你是被你母親愛慣啦，什麼也不懂，只懂得做白話詩。

闕天：家裏這許多人，也只有母親懂得我的詩。

李：這有什麼用，詩又不能當飯吃？

闕天：人有的時候不只是爲吃飯，比方爸爸吧，還愁飯吃麼？何必辦工廠，做投機，勞力又勞心，幹什麼呢？

李：這次事情弄好，我也是想隱居了。

闕天：我不是勸過爸爸許多次了麼？這一兩年來你老得很厲害。媽身體也不好，我又有過肺病，

我們何必住在這里。爸爸的意思是想强，想在社會裏爭英雄。其實這又何必呢？幹實業，這是國家的事情，在這帝國主義經濟壓迫底下，幹什麼事業？爸爸幹這許多年，也對得起社會啦，何必還要爭勝呢，比方這次罷工，爸爸早接受一點工人的條件也就完啦……

李：這次事情解决了，我决定不幹啦。每天忙死，苦死，沒有一點收穫，我今天眞是深深的感到啦。

聞天：每個英雄都有這樣感慨，拿破崙也曾經有這種心情。爸爸既然有這個意思，不要因為事情解决了，有生了新的野心了。爸爸，你覺得太悶嗎？我開一點窗戶好不好？

李：你開一點吧。

聞天：（開窗）啊，爸爸，有汽車啦，我想是陳先生陪老三回來了吧？

李：（站起來看）……

聞天：可不是嗎？陳先生車子的喇叭就有點怪。我出去接他們去。（聞天下，但隨即上來。）

聞天：爸爸，不是在我們門前開了過去了，爸爸，今天你氣色很不好。是不是爲公債什麼愁慮呢？何必糟塌你自已身體呢？大不了把工廠都賣了，把銀行倒閉了，把公債弄清了，我們到鄉下

過清、苦一點的生活，有什麼不好呢？爸爸，公事不必在家里想，我講今天事情給你聽吧：今天這里吃飯，那幾個人你都見過，那位蘇小姐，張三慶，齊小姐，還有那位孟夫子，他們都向我同玉波尋開心；其實玉波這孩子倒是不笨，母親也那麼說她，但是虛榮心太大，她雖然也好像很懂一點我的詩似的，但是她同我好，完全不是爲愛我。

李：你又胡說。

聞天：不騙你，爸爸，她只是因爲你有錢，所以才同我好的。她不難看，但是太浮淺，太愛玩。

李：年青人那一個不愛玩。

聞天：是的，但是玩也應當有趣味，會玩的人應該在工作里尋玩，創造玩的花樣。比方在鄉下，種菜，養花，釣魚都是玩，在家里燒吃食，做手工，布置房間也是玩，但她只曉得看電影，跳舞，坐咖啡店，溜冰才算玩，而且一個人有正經的時候，她可以說是沒有，一點不能靜下來，現在的派頭尤其學得不好，以先倒是很天眞，可是現在學會一點做作，別人把她同我尋開心，她好像很覺得光榮似的。可是後來我不同他們去看電影，她大概很不高興。

李：她應當知道你天天要午睡的。

聞天：但是她以爲她，我應當犧牲一點自己似的，但是我要聽醫生的話，母親的話，不能夠不午睡。爸爸，我開電燈好不好，天已經黑啦。（他開燈，看看窗外）啊，這汽車，一定是陳先生他們來啦。陳先生汽車的喇叭我很熟，但是剛才會錯啦，這一定是啦，爸爸你看一定是啦，她停在我們門口啦。（聞天到門邊開門，但未出。）啊，爸爸，是盛藻的聲音，他送誰去的？

李：啊，盛藻回來啦？是大東他們一些人要汽車用。

（張盛藻上）

張：老爺。張小姐他們請老爺請陳老爺今天晚上一同去，說是沒有吃飯，最好到那面吃飯，要是不去吃飯，請老爺打一個電話去。

李：我曉得啦。

（張要下，李忽然把他叫住。）

李：盛藻，你母親來過啦？

張：我母親來過？有什麼事。

李：她很老了吧？怎麼有點……啊，她沒有說什麼，祗是叫你去一趟，說是好久沒有去啦。

張：是啦。（待下）

李：盛藻，以後不要讓她隨便到這里來；年紀很大的，馬路上也不便。

張：是啦（待下。）

李：盛藻，你家里就是一個母親麼？

張：我還有一個妹妹。

李：是不是叫元兒。

張：老爺怎麼……

李：唔……我聽你母親嘴里在哼似的。

張：（待下）

李：盛藻。……

張：老爺……

李：沒有事了……啊，你早一點吃飯，也許我就要出去。

（張下）

李：聞天，你替我打一個電話到大東。

聞天：爸爸，你不到那面去吃飯麼？

李：我……我不去啦。

聞天：爸爸，我想你還是去吧，那面談談笑笑比較好一點。今天你心境怎麼這樣不好，

李：我也許晚上去。

聞天：你既然要去，還是去吃飯吧，等陳先生回來啦，同陳先生一同去。你把老三交給我，也省得又在他那里費精神。

李：我決定在家里吃飯了，吃完飯同老陳一同去一趟，家里菜比較落胃一點。

聞天：那我打電話啦。（搖電話：）「喂，你大東是不是？」爸爸，幾號房間？

李：你不必接房間，你叫他轉說一聲好啦。號子是二一五號。

聞天：「請你同二一五號張小姐說一聲，說是李行長不來吃飯啦，吃完飯再到她那里去。」

（陳與聞道上）

李：回來啦。聞道，你現在倒底在幹什麼？

聞道：我走的是我的路，爸爸，你走的是你的路，我們不必問各人的生活。

李：你又是講那一套！今天我精神不好，沒有精神同你多談，你去看看飯好了沒有，叫他們弄得快一點。

聞道：（下）……

陳：公安局方面說他簡直是共產黨，要請我們自己對於他的行動管束一點。

聞天：陳先生今天也辛苦啦，請到書房里休息一回吧。吃完飯可以到大東去。

李：剛才盛藻帶信來，我到忘啦；要我們到那面去吃飯，我想家里吃飯舒服一點，所以我打電話去說吃完飯去。聞天，你回頭同你弟弟好好講一講，終要他安安靜靜的住家里，或者勸他到

鄉下去住些時候。

聞天：爸爸，你不用耽心，我會對他說的。

（李陳下，聞道上。）

聞天：聞道，你倒底怎麼一回事，怎麼被捕的呢？聽說你已經關了三天啦。

聞道：這三天生活好像過了一生一樣，其實爸爸何必把我保出來呢？

聞天：你打算怎麼樣呢？

聞道：我想我還是一個人脫離了家庭好。

聞天：你是不是還要去做工人運動。可是你被捕了，爸爸又保你出來，於是再被捕，再保出來，於是……

聞道：哥哥，你為什麼總是把事看得這樣渺茫。

聞天：事實上一定是這樣的。

聞道：我們倆感情雖然好，但是這一點總是兩樣，你看一切東西都是抬着頭看的，你沒有看見

人，看見樹，看見工廠，看見摩天大樓，煙囱，房子，汽車，火車，你只看見遙遠遙遠的天，那空虛的天。

聞天：也許是的，但是你呢，你總是直線的看一切，碰到什麼就想穿過什麼。實際上你的環境周圍把你限在一個狹極的洞里。你自己不曉得。

聞道：事實上我並不是這樣，我要脫離這環境。我脫離了家，當然要做工作，但怎麼見得一定被捕；就算被捕，我也多少做了一點工作啦。被捕也不見再被保出來，是不是，事情都沒有像你所看的機械，或者說沒有你所看的虛空。

聞天：你是廠長行長的兒子，你現成做大學生；又要做革命工作，援助罷工。這根本是矛盾，你的家庭建築在一個父親所說的實業上，就是你所說的剝削工人的廠主，你呢，寄生在這家庭上，而一方面要反對廠主，自然也就是反對家庭啦，這是不是有點不澈底。

聞道：我想到的，所以我要走，我總有一天要走。

聞天：我不反對你走，但是你要走就走遠。我想你或者還是到鄉下去住些時候，你知道母親昨

天已經回鄉下麼？你到那里去住些時候，想一想，把自己的人生肯定一下，澈底的認清一條走，或者你就住這里，我們可以常常談談，

聞道：你說的只是聰敏話，但是你……

聞天，我自己，我愛一切，但是我也可憐一切，我愛父親，母親也愛你，也愛你所愛的那些工人學生，我愛世間上的一切，我同情世間上的一切，但是世界上一切又都是這樣矛盾，所以我也就可憐世界上的一切；我要這個家，我願意犧牲自己讓世上少一點矛盾，我愛父親這種意志，雄心；但是這種意志雄心，實際是一種愚笨，他剝削了工人，壓迫工人，但是他相信是為社會謀幸福；他受到刺激受到苦，但是他不知道刺激與苦的來源，他以為苦的來源是外界，或者是敵人，或者有時候說是外國的資本，但是他不知道實在只是他自己的雄心與意志。他本身是矛盾，你本身也是一個矛盾。他同你也是一個矛盾，母親與他也是一個矛盾，母親自身也是一個矛盾，她同你也是一個矛盾；所以大家不快樂，大家都同床異夢。別人說我們有錢，一定快樂。實際上假使父親沒有錢，他自身就不會有矛盾，你們間也不會有矛盾，比方說

說不是辦廠，你不會在政治上與他對敵的，是不是？所以我要勸他放棄這些，安安靜靜，在生活上求一個和諧，無論個人家庭，我們能力所及的小社會中………

聞道：那麼你對我有什麼意見呢？

聞天：我對你沒有意見，我很尊敬你的精神與信仰，你可以走你的路，但是在你沒有澈底或者不能澈底走你的路以前，你沒有完全脫離你現在這種生活方式以前，只好多聽一點父親的話。

聞道：那末父親要我怎麼樣呢？

聞天：把你保出來，自然不要你再去鬧去，他要你安安靜靜在家裏住一些時，或者回到鄉下去，這個，我知道你也許辦不到，但是我想只有一個法子………（笑）

聞道：什麼法子？

聞天：就是說假使你有一個愛人陪着你。

聞道：啊，哥哥，這是你自己的想法。

鬪天：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誰都要有一個合式的女子。

鬪道：但是我早過去啦！我不是常日同你說那個……

鬪天：又是那小學的同學，那時候你才十四五，懂得什麼？

鬪道：是不懂得什麼，因此也更純潔，更美，總而言之，我進了中學以後，到了大學我從來沒有碰見一個這樣溫柔活潑的孩子；想那時候，我們一同預備功課，一同玩，眞是天眞瀾漫，這個時光是怎麼過的。

鬪天：假如她現在伴着你，你可以聽父親話耽在家里麼？

鬪道：你怎麼不問她會不會伴我一同出去幹這些政治工作呢？

鬪天：現在也沒有這樣一個女子，所以更不能耽在家里！

鬪道：這個……啊，哥哥，你知道月亮的哥哥也被捕麼？

鬪天：月亮的哥哥？

鬪道：是的，他是一個能幹的工人領袖，他被捕後全市整個的工會方面，許多事情都散漫了。所

以假使父親要我聽他的話，我想只要他肯把他保出來。

鬪天：這不難辦到，不過當然不要告訴他是什麼領袖啦。

鬪道：要是他出來了，我終算也做了一點事情；而且他出來自然比我出去還有用。

（月亮上）

月：啊！三少爺，你出來啦。

鬪道：啊！月亮，你好？我正要找你說話。

月：找我說話？

鬪道：你知道我碰見了你的哥哥。

月：我哥哥，別開玩笑啦。

鬪天：不但會見，而且我同他同住了三天。

月：那更是同我玩笑了，你怎麼會同他同住。

鬪天：你難道不知道他往什麼地方出來嗎？

月：那麼，難道我哥哥也被捕了？

聞天：你們是不是同時候被捕的？

聞道：不，他先在，我進去啦，被他們關在他一起。

月：（很焦急地）他現在怎麼樣？

聞道：不要緊，你放心好啦，他身體比我壯，我都沒有少一個角，他自然不要緊，剛才我正在同哥哥商量明天求父親把他保了出來。

月：你說老爺肯答應麼？

聞天：我先同他說，說你聽了聞道說了以後，怎樣着急法，以後你自己再去求他，並且我告訴他聞道也可以因此不再出去鬧了。

月：那好極了。

聞天：月亮，你哥哥不就是你說過的叫大亮麼？

月：我就只一個哥哥，他生在天亮時候，所以叫大亮，我生在月兒亮的時候，所以叫月亮。

聞道：你哥哥眞是一個…………

月：啊！我到忘啦。飯已經預備好啦，快去吃飯吧？

聞道：回頭我們再談。

（聞道聞天下，月亮理廳中物件，但是她心里似乎很亂，於是她在窗口站住，急什麼？或者是先要理理心中很亂的物件吧？但是當她癡望窗外的月亮時，盛藻進來了。）

張：月亮，我母親今天來過啦。

月：…………

張：她見老爺啦。

月：是的。

張：她同老爺說什麼？

月：我不知道，老爺叫我下來那時候，他們已經說完啦。老爺叫我把她陪出去，叫我僱一輛洋車給她。

張：那麼你也見她啦？

月：是的。

張：她同你說什麼？

月：她沒有說什麼，只說你就是月亮？她說叫你明天早晨去一趟。

張：老爺叫你僱車給她，那末老爺同她很客氣啦。

月：好像似的。

張：那麼她一定……

月：一定怎麼。

張：他一定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啦。

月：怎麼啦。

張：我母親不要我實現我們計劃，所以來報告給他。

月：那不是太厲害了麼？

張：她根本不喜歡我在公館里做車夫，她要我離開這里，寄使到內地去開長途汽車。

月：我想不會，而且她對我的態度，好像沒有同老爺說過。

張：我想也不至于。

月：你明天回去一躺就知道啦。

李：（聲，）盛藻，盛藻……

月：老爺在叫你啦。

張：（出）……

（聞道上。）

聞道：月亮。

月：三少爺，到底我哥哥是什麼時候被捕的？

聞道：比我早一個禮拜。

月：他同你說起我麼？

聞道：自然說起啦。

月：他又接到我的信麼?

聞道：他沒有說起。

（這時候，聞天進來，窗戶外有汽車呼聲，聞天跑到窗邊。）

聞天：（大聲的叫）爸爸，爸爸。

（汽車好像停了。）

聞天：會不是太冷？大衣要帶去麼？

（好像李是在說不會冷的。）

聞天：好，不要被他們纏到天亮才來啦。

（在那時候聞道與月亮仍舊是在談話的，不過不必給觀衆聽見吧了。）

聞天：（對窗外搖搖手）………（仍望着窗外）

聞道：哥哥，我想起來啦，你有十塊錢麼？

聞天：（拿出皮夾給聞道十塊錢。）……

聞道：（將錢交給月亮）明天你叫盛藻送去給你哥哥。

月：那麼十塊錢我還有呀。

聞道：你留着吧。（對聞天）你現在還教他書麼？

聞天：有空就教她一點。

聞道：我現在要去洗澡，你看我髒得什麼樣。洗完澡就睡覺啦。三天沒有好好兒睡啦。

聞天：你的臉色是很不好。

（聞道上樓。）

聞天：（追到樓梯口）聞道！我衣服什麼都在櫃子里，你自己拿好啦。喂，早一點睡吧。不要再在床上看書啦。

聞天：（對月亮）他的衣服不全在學校裏麼？你看他，我越覺得他可愛，也越覺得他有點可憐。

月亮：可憐。

聞天：可憐，可不是麼？我愛這世界，無論一朶花，一條虫，他其實也愛這世界；但是因爲他愛世界是整個的，但是整個的世界是矛盾的，所以他在矛盾之中愛了一個多數。他是馬克斯的信徒，他覺得少數人是妨害歷史的發展的，所以他恨這一小半的世界。但是他自己又在這個他恨的世界裏生存，所以他愛這世界，但是他覺得世界有點不愛他；我愛這世界是各別的，是有點宗教的情感，所以我覺得當我愛世界也就在愛我，月亮，你把窗戶打開了好不好？

（月亮開窗。）

聞天：你看，月亮出來了，這樣圓，我喜歡月亮，因爲我喜歡夜。月亮，你是不是喜歡我同你談談。

月：我很喜歡你常常肯同我談，但是我不喜歡你說你愛月亮。

聞天：愛月亮是一種天性，也許與性情年齡修養什麼都有關係的。對於月亮，我有許多想像，我覺得太陽是鹹的，月亮是甜的，太陽是紅的，月亮是藍的；太陽是動的，月亮是靜的；太陽是軍樂，月亮是一曲詩意的短曲，太陽是壓在我們頭上，月亮是浮在我們上頭。你看這月亮，你凝神看五分鐘，你可以感到一切我所說的啦。（月亮在看月亮）在味覺上是不是甜的？在色

覺上是不是藍的？在聽覺上是不是一曲詩曲？在你的神經上是不是感到他是靜的輕的，浮在我們的頭上。

月：二少爺，你現在為什麼總是同我說這些詩裏頭的話。

聞天：你不說愛我的詩嗎？

月：是的，我愛你詩，但是生活不是純詩做成的。

聞天：在晚上，一天工作完啦；月亮出來啦。你還喜歡大家談些油鹽醬醋嗎？

月：我們講笑話好不好。

聞天：那麼你講，我沒有笑話。

月：我講，好，不過你不要生氣，我要講的是一個詩人的笑話。

聞天：你講你講。

月：從前有一個詩人，叫做李白，他做詩做瘋了。

聞天：李白的故事？你是從我那里聽去的。

月：不，不，也許是另外一個李白呢，你聽我講，「他後來因爲丟了一本詩稿的緣故，所以瘋啦。大家都替他找，終是找不到；他家里就急啦，算命卜卦，但是他們都說，詩稿要是找不着的話，他瘋病不會好的，果然沒有好；他於是逢人說，說人家偷他詩稿，見什麼就說什麼，就是他的詩，就不許別人動，比方說見桌子，他就說桌子是他的詩，見烟捲，就說烟捲是他的詩，不許人家碰，結果弄得家里飯鍋，菜刀大家都不能動啦；這麼辦呢？後來他妹妹想了一個辦法，她拿了一堆狗屎給他，問他是不是他詩，他也就捧過去說是的，但是狗屎自然很臭啦。他就問，這詩這麼會臭的呢？他妹妹說，你的詩本來是臭的，所以誰也不會偷你的。這樣他大哭啦！他一定要大家說這不是他詩於是做妹妹又安慰他，這本來不是你的詩，所有摸得到的東西都不是你詩，這是桌子，怎麼是你詩；那是椅子怎麼是你詩，……摸不到的東西才是你的詩。以後他就好了，可是他又追求那些摸不到的東西啦，他追求了那天上的月亮，老說那月亮是他的詩，結果到河里去撈撈月亮就撈死啦。」

聞天：編得很好，編得很好；不過你侮辱了兩個詩人。

月：二個詩人？

聞天：一個是李白，一個是我。可是我偏要你聽我的詩，我昨天寫了幾句唸給你聽好不好。

月：我不是說過我喜歡你的詩麼？

聞天：唸詩：「我要睡，我要睡；我不讓一絲光綫進來擾我，不讓一點聲音進來擾我，我要沉沉的睡。因爲，你知道，在柳梢頭的河邊，三更的中夜，我有一個約會。你猜這是同誰？同誰？這不是今天的人，也不是昨日的鬼，那是永生的美在天邊，那月亮發出來的光輝。」

月：爲什麼又是月亮嗎？

聞天：你不叫月亮嗎？

月：同我有什麼關係。

聞天：你到底是眞不曉得，假不曉得，月亮，你告訴我。你知道不知道我在愛你？

月：你在愛我？（她也許是有點相信，但是她有點不願意相信，或者是怕有這麼回事。）這是你開玩笑啦，天下那有這樣的事。

闊天：爲什麼我不能愛你?

月：秦玉波小姐，蘇小姐，張小姐……這些小姐們才是少爺的愛呢。

闊天：這一切一切只有母親了解我。月亮，我告訴你。我對於這世界實在感到空虛，大家幹什麼?我父親，我弟弟他們要用自己力量在世界裏起作用，他們要改造世界，要操縱世界幹什麼；一個人在世界上沒有一百年，今天明天都有病的可能，有死的可能，你想，月亮，我們忙忙碌碌幹什麼?天空中有雲有虹，有美麗的樹木，他們不欣賞，他們只是計算電線桿的高矮。你說這是不是傻?父親不會享受家庭里的愛，於諧和的空氣，只是憑他的野心意志，沒有意義的想發展事業，於是家庭也不諧和啦，亂啦。這是有幸福麼?你說那些小姐，她們爲什麼同我好，因爲我家里有錢，自然她們不是爲錢，但爲她們要的是有錢的生活，每天最好看戲跳舞宴會，這些是享受；但是不是欣賞。這些享受是假的，是靠錢的。是年青力壯，身體好，腦筋幼稚的人的玩意，我是早就厭倦啦。她們也許都是太陽的人生觀，趁年青緊緊張張的享受，但是我。我的腦筋，我的身體已經不允許我對於這些事情有興趣。月亮，我愛你，因爲你懂得美，懂得

眞正生活的美，純樸而整潔，這些心靈上的事情，也反映在外表上，她們這些小姐們，生活凌亂，沒有秩序，所以穿着華麗的衣服，並不覺得清楚，這些都不能同你比。母親希望我早點結婚，我想只有你肯做我太太，才是我的幸福。——月亮，你覺得怎麼樣，我們結婚以後，離開這都市，離開這忙忙碌碌沒有意義的人羣，我們到鄉下去，過一種恬靜的生活，今天我也勸過爸爸；他一時自然不會對於事業死心，不過我們可以先去。——月亮，你告訴我，到底你是不是也愛我。

月：二少爺，你講的都是詩，我過的是實際生活，你是少爺，我是窮孩子，你念了許多書，我知識很差，你……

鬪天：我只問你愛我不愛我？

月：愛不愛是詩人的話，是少爺們小姐們的話。我們這種人，談不到這些，只是感到脾氣性情各方面合不合得來就是啦。

鬪天：所謂愛也就是性情各方面自己感到合得來合不來就是啦，難道我同你什麼合不來麼？

月：我不是說你的地位，錢，知識都不能同我相合麼？

聞天：那麼性情呢，最主要不是性情麼？

月：自然我很喜歡你的性情，不過這只是一個做朋友的條件，要是說……

聞天：你是不是相信我可以有這能力把我們生活弄得很好。

月：自然啦，你有錢。

聞天：假使沒有錢呢？

月：沒有錢，你的性情就變啦。

聞天：這話怎麼講？

月：沒有錢的話，你不是變成老爺似的意志，就是變成三少爺似的人生。

聞天：我們何必管這些，我們現在是過我們自已的人生。

月：我們不談這些好不好，你讓我懂得許多東西，我很感謝你的。我一生到現在爲止，教導我的一個是我哥哥，一個是你。可是我的所有見解，完全是我哥哥的奇怪。他同你是這樣不相同法，因此你給我的趣味，光明，我不能完全的吸收。

聞天：那麼你難道不嫁人麼？

月：爲什麼不呢？

聞天：或者還早。

月：也許就嫁。

聞天：那嫁給什麼樣的人呢？

月：嫁一個愛我的人？

聞天：那麼我不是愛你麼？

月：你的愛等於你愛月亮，你愛詩，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逃避，自然也是一種愛了。但是我要的愛是愛自身一樣的愛，就是說我變成他的一部分，他變成我的一部分，大家在生活上互相需要，互相幫助，大家不能够分的一種愛。

聞天：那麼我們難道不能這樣麼？

月：你以爲你養我，我侍候你是互助麼？有錢的人找人侍候……

聞天：你爲什麼這樣講？

月：這是事實。

聞天：要你侍候，我愛你，自然我也可以侍候你。

月：你要可以侍候人，你就去侍候秦小姐，張小姐，蘇小姐去啦！因爲你厭倦這種無聊的追逐，你的身體心境不想侍候人，要別人來侍候你了，所以你想到我啦。你怎麼沒有想到，我侍候人不過是因爲我窮，因爲我是你家的僕人？你怎麼沒有想到，也許我變成你家的少奶奶的時候，我也會變成秦小姐蘇小姐他們一樣好動，好時髦，好熱鬧而並且要你來侍候我呢？

聞天：………

月：現在不要講這些，你說愛我，我是感謝你的，我也喜歡你，實在說，世界上不會有人不喜歡你，你是闊公子，但是沒有一點架子，知道任何人的苦處，上至你父親，下至洋車夫，廚子，你隨意都關心人，什麼大錯都肯原諒人，你體貼任何人的生活心境，這一點是我感到你偉大的地方。將來你假使還當我一個人看待，一個朋友看待，你可以常常來看我。這是說我結婚以後

啦。我也許就結婚。也許就在鄉下耕地，你可以來玩，你可以來住。還是同現在在你家一樣，晚上我們可以談得很晚，我可以替你燒茶，煮點心。

聞天：爲什麼又說到侍候我上面去呢？

月：我自然可以侍候你，也很願意侍候你，正如你願意唸詩給我聽一樣；但是我不願意把他當職業，不願意因爲你養我，我來侍候你，正如你不願意我給你一毛錢念一首詩給我聽一樣。

聞天：你說你也許就結婚，那麼你已經有對象啦。

月：也許吧？

聞天：誰呀！……是不是聞道？

月：三少爺，你想他想結婚麼？

聞天：當然還不想結婚，但是他，他也許愛你。

月：不會的，他要革命，要離開家庭，你怎麼會想到他。

聞天：不是我疑心，我想假如聞道愛你，你愛聞道，那是我很高興的事情。

月：那麽我同別人……你就不高興了麽？

聞天：也許，但是我一定尊敬你們，不會妨害你們的，祝福你們，不過我常常想，你是愛着我的。今天你既然說你……那麽你可告訴那個人是誰？

月：也許最近你就會曉得。

聞天：你難道不相信我是尊敬你們的事情麽？

月：我自然相信。

聞天：那麽你可以講給我聽。

（窗外汽車叫聲接着就是汽車的燈光從窗外直射到廳內。）

月：二少爺，你看（她望窗外），這一定是盛藻把車子開回來啦。也許老爺回來啦。（月亮忽忽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人：張母
張盛藻
陶三雷
張元兒
沈廣
李聞道。

時：第一幕之翌晨。

景：這是郊外張盛藻的家里，佈置簡單，但尙整潔，舞台有二個門，在左台後的通內，在台右的

遞外，有一個窗戶。是在台左，是早晨，窗外有陽光進來，元兒就坐在窗下做活。

張母：（自內出）元兒，你哥哥還沒有來？

元兒：沒有，我守在窗戶上，他來我還不立刻就看見了麼？

張母：你猜他是不是會來？

元兒：我想不會，他……

張母：可是他上次說也許不來。

元兒：但是媽媽昨天到他們那裏去過。

張母：我就是這樣想，因爲我這樣一去，他害怕我同他東家說，就更要想法子早點跑了。

元兒：你不是說月亮是一個好孩子麼，那麼她一定會同他說的。

母親：可是昨天月亮也是非常驚慌，自然也是怕我同她老爺說什麼了？！唉我想他一定是不來啦，也許一害怕，今天早晨，也許昨天晚上，就跑掉啦。

元兒：媽，不會的，不會的，他一定會來，祇少也要來一躺。

母親：（憂慮焦急，）………

元兒：媽，你安安靜靜等一會，他就來了。

母親：………

元兒：媽，月亮是不是很好看。

母親：這孩子倒是不錯。

元兒：像不像我？

張母：不像你，不像你，你是一個溫柔活潑的孩子，她，她好像很堅強能幹似的。要是她一直不到這種公館去做事，她一定是一個很好的孩子，現在他們少爺們在捧她，在喜歡她，這還會好麼？上次我們叫沈廣同她母親去說親，她母親拒絕我們的緣故，也就是想嫁給少爺就是了。元兒，你以先說你也可以找一點事情做，但是我不願意你到公館裏去做傭人，就是這個道理，我不願意你嫁給少爺，我願意你嫁一個健康的誠實的一個人就是了。

元兒：媽，你怎又提起我的事情來啦？我不嫁人，我跟你一輩子。

張母：你嫁了人不也可以跟我麼？

元兒：我還沒有看見一個男孩子……只有一個。

張母：你又是說那小學的同學，小學時候大家是小孩，隨便玩玩，懂得什麼？

元兒：因爲是不懂什麼，所以更……。

張母：你又不知道他在那裏，又不知道他家是怎麼樣，隔了七八年，男孩子，你不說他比你大幾歲麼？那還不結婚。

元兒：爲什麼講結婚呢？媽，我只說到現在爲止，我覺得只有他同我在一起，才可以使我快樂。我想，他也許同別人結婚啦。但是他也一定常常想起我的，我們那時候，一塊兒預備功課，啊，可惜母親沒有看見他過，他那時候比我高半個腦袋，我們倆功課最好，先生老是同我們開玩笑。……啊！媽，我們不講這些，我問你：哦，月亮有同你說什麼嗎？昨天你同月亮說什麼沒有？

張母：我那時候心裏正想別的，想一件很奇怪的事，（聲音忽然低下來）沒有同她說什麼；可是她大概看我神情不定，同我說了些話。

元兒：她同你說些什麼？

張母：她，當她陪我出來時候，穿過那個小花園，她指指一株正在開花的薔薇說，那是盛藻種的，天天是她在澆水，她過去折了幾朵給我！

元兒：那些花是她給你的啊？我以爲是沈廣給你的啦。

母親：怎麼，現在幾點鐘啦，怎麼你哥哥還不來？

元兒：媽，現在還早，媽，你剛才說的奇怪事，什麼奇怪事？你昨天也老是那麼說，你不說今天講給我聽麼？

母親：是的，那眞是奇怪！（遲緩地）

元兒：媽，那麼你現在講給我聽吧。

母親：等一回，等你哥哥來啦，我講給你們聽。

元兒：你現在講給我聽，哥哥來啦，我再講給哥哥聽。……啊！媽，（指窗外）那面來的不是哥哥嗎？我說他一定會來的是不是？

張母：哪裏，哪裏？

元兒：那面，那面啊，你看快穿到那面屋子後面去啦，你看見沒有？媽，他穿的是那件我做的灰布大褂。

張母：哪裏！

元兒：啊，他已經穿進屋後啦。

張母：眞的是他嗎？

元兒：自然啦！手裏好像還拿着許多東西。走得很快。

張母：他還沒有穿出來？

元兒：你閉上眼睛，我數十：你張開眼睛，他就出來啦。（她拉她母親閉上眼睛，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十二字一面數得很慢，一面望望窗外。），啊，你看那不是他嗎？

張母：啊……

元兒：你看他走得多快，啊，他手裏拿的是花，媽，你快躲起來，他來啦。我騙他，說你等他不來，去找

他去啦，看他怎麼樣。（她推她母親到內屋去，舞台暫空。但元兒隨即出來；她開向外去的門去等他哥哥。）

（可是沈廣在台左窗戶口出現，他捧了一束花，挾了一包東西，見元兒在門口等他，他偷偷拿朵花投過去；元兒嚇了一跳。）

元兒：啊！沈廣，怎麼是你啊？啊，我們望了半天以為是我哥哥啦，你怎麼今天會來？我哥哥呢，他來不來？他難道……？（問得很快）

沈：你這樣快，叫我回答什麼好？他要先送老爺到行裏去，以後才能來呢？

（沈廣從窗上跳進來。）

元兒：捉賊，捉賊，媽，捉賊！捉賊！

張母：（走來，）啊！沈廣，是你啊！

沈廣：伯母，我特為找你有點事。

張母；盛藻呢？他不能來嗎？

沈廣：他本來早晨來的，但是三少爺叫他到牢監裏去一趟。

張母：三少爺叫他到牢監裏去一趟？

沈：是的，叫他送錢給月亮的哥哥。

張母：這怎麼回事？

（元兒這時候忙於拿花瓶裝水插沈帶來的花。）

沈：三少爺為做罷工運動被捕啦，關了三天，他在牢監裏認識了月亮的哥哥，他是為罷工被捕的，昨天老爺把三少爺保出來，所以三少爺叫盛藻送一點錢去給他。

張母：我知道他們少爺都很好，那麼盛藻什麼時候來？

沈：他現在送老爺到行裏去，大概也許就來了。

張母：那麼你怎麼會來？

沈：老爺出去啦。二少爺叫我去拿無線電，我同他說，我有點事，別處拐一個灣；二少爺待人總是好的，自然沒有不答應，我來特地有點事同伯母說，因為不能讓盛藻聽見，所以趁他不在我

先來啦？

張母：什麼事？

沈：你昨天到底是爲什麼要瞞了盛藻去見老爺？

張母：怎麼樣？

沈：老爺後來問我許多話。

張母：什麼話？

沈：打聽你，打聽盛藻的細底。

張母：你怎麼說。

沈：我想他不當面問盛藻，來問我，恐怕一定有什麼蹊蹺，所以我說，我不很詳細，伯母，到底是怎麼回事，昨天你會特然去看他去？

張母：我今來不想自己去的，想叫你去告訴李家，說盛藻同月亮要跑的事情，後來我想你們這樣好朋友，一定不願意，不忍心做，所以我自己去啦。

沈：那麼你報告老爺啦。

張母：我想報告的……。

沈：那麼老爺不要歇退盛藻了嗎？

張母：我很早就不願意他在公館做事，我們寧使窮一世，開長途汽車也好，開公共汽車也好，這終算是一個正當的社會上的職業，現在好像是人家的奴隸。

沈：伯母，是的，我早這樣想，很想別處弄一個小事，後來因爲李家太太少爺待我們到很好，所以一就就了這麼些年。

元兒：哥哥來啦，哥哥來啦。（自外入，但隨即關門。）

張母：你不要開玩笑啦。

元兒：沈廣，你信不信？

沈廣：我不信。

元兒：媽也不信？

母親：你這孩子，老是鬧不完。

元兒：那麼我同你們打賭。假使他來啦，沈廣回頭替我們提五桶水。

沈廣：好好，假使你騙我們，你替我去買酒去。

元兒：好好，看着，看看。（她像玩魔術似的，慢慢把門開開了，盛藻已經站在門口了。）

張盛藻：媽。（對沈）怎麼，你也來啦。

沈廣：我也來，自然啦，你不要走嗎？我今天買了一些菜，我們大家敍一敍，也算替你送行。

張：媽，你昨天爲什麼去……

張母：我是想把你的計劃告訴李家的。

張：媽，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母：我心裏怕；我不祇怕你走，我還怕月亮或者會拿他家一點東西；或者沒有拿，但是你們這樣走了他們說你們偷去許多東西，你們有什麼法子洗淸。所以我想索興讓他們辭退了你，我們過我們乾淨的生活好。

（沈這時把他所拿來的一包菜給元兒，同元兒二人在談話，月亮拿出去，但遂即回來）

張：那麼月亮呢？

張母：月亮，你們不常說。他們二少爺在喜歡他嗎？我想你實在不必多用這份心。她喜歡你，但是如果他們二少爺對她什麼一點，她自然不喜歡你了。

沈：我想月亮這倒不至於。

張母：就算不至於，但是你們現在是一種年青人的熱情，你們大家年青在一起做事，東家很和氣，大家很好；可是你們走啦，在小地方，住的是髒地方，一間小屋子，自己煮飯，自己洗衣，睡也在那間屋子，廚房也是那間屋子；月亮沒有進李家前，也許也是這樣過，但是在李家住了五六年，見慣了好的，吃慣了好的，老爺少爺又待她好，照我昨天看見她來說，她同小姐又有什麼分別；她一時高興，同你去啦；可是到遠處，你窮了，或者你一時沒有職業，她怎麼會不想起李家時候的快樂；像你們所說的，二少爺教她念書，贊美她，老爺有時買衣料給她，電燈下聽無線電，這些，在享受時候不覺得幸福。可是沒有了牠就是痛苦。

張：但是她並不愛二少爺。

張母：你進李家以後，腦筋越來越貴族化了。什麼愛不愛，那是公子小姐，大學生的玩意，我們窮人談得到這些？

沈：伯母，那麼月亮要是不愛盛藻，爲什麼她要同盛藻好？不同少爺們好呢？

張母：你們都在李家耽壞了，我想要是你們一直在鄉下耕地，在廠裏作工，那就一定不會有這種想法。月亮同盛藻好，因爲盛藻在侍候她，對二少爺，她是在侍候二少爺的，一個女人自然喜歡侍候她的人啦。但是她沒有弄清楚，侍候他的人與供給她物質生活是二個人；她以爲跟你走了同時也可以帶走了這些物質上的享受；也許她沒有想到這些，但是至少她意識中是沒有估計到現實生活的苦況的，等到跟你一走，她就會知道你給她殷勤是空的，不能幫她什麼，所有供給她物質上的享受才是眞正的殷勤。

張：媽！但是我愛她，我沒有辦法。

沈：伯母，他們的愛情倒是實在……

張母：什麼愛情，愛情，我想也許你們是受了你們二少爺的影響吧，照你們說他當愛做詩。他是少爺，有錢，沒有事做，做詩，談愛情。你們什麼愛情愛情的，多難聽呢？

張：但是，媽，我……

張母：當初，沈廣替你向月亮的母親去提親的時候，她母親不答應，我當時很不高興，現在想想我覺得這也是很對。因爲實際上說，她嫁給你于她於你都是不幸福的。（忽然興奮起來，因爲她內心還是在對月亮的母親有點憤氣！）你是一個窮孩子，你知道你是在什麼樣環境裏長大的？現在在公館裏做了幾年汽車夫，也學會了這些自以爲上流的派頭，你的朋友，你的同伴，現在都在那裏，都在罷工，罷工，在飢餓中掙扎，而你，而你……

元兒：媽媽，何必又生氣呢！

張母：你妹妹沒有變，沒有變是不？（元兒走近來。）她是你的鏡子，她知道我們自己的面目，但是你忘了！（憤激地）元兒，你講，你講，你講，你講給你哥哥聽，你們是怎麼樣長大的？

張：媽！我都曉得。

張母：你早就忘啦！（大聲地）元兒，你講，你講。

元兒：我們父親死了以後，我們家就破產啦。

張：媽，我全知道。

張母：元兒，你說，以後呢？

元兒：以後，是媽媽一個人，兩隻手，在紗廠裏做工，在洗衣服房洗衣服，才把我們養大的；是媽媽一個人。她做工回來，夜裏還要教我們念書，這樣才把我們培養成現在的樣子。

張母：我那個時候年青，在廠裏做工，因為長得好看，也有幾個少爺公子來看相我，我當時為什麼不……因為我進了廠裏以後，知道了我們窮人的地位，知道了那些闊人們所謂愛情，其次還因為我愛你們，現在你，盛藻，還沒有做闊人就做起了闊人的夢，忘了你過去的人生，要隨隨便便離開你母親與妹妹。所以，我想還是告訴了你東家，把你歇退了好；你雖然一時痛苦，將來終可以……

張：但是你沒有告訴。

沈：還因爲是伯母心軟，到那時候就不忍心說啦。

元兒：還是因爲愛你的緣故……

張母：我，不，不，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元兒：媽，你這句話說了好些次啦，到底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張：奇怪的事情，是不是月亮……

張母：你知道你父親死了以後，家裏是怎麼破產的？

張：我知道，那是我們福建的花莊被那掌櫃的捲逃啦。

元：捲逃了二十萬現欵。

張：於是我們舖子就倒了。

元兒：有許許多多的債務。

張：因爲父親死了，他們也就不講交情。

元兒：天天來逼我們。

張：於是就被他們控告了。

元兒：於是我們就破產了。

張：房子也被封了。

元兒：東西都被拍賣啦。

張母：那福建的花莊，你們知道嗎？

張：媽不是給我們看過照相嗎？

張母：那照相裏不還有幾個人嗎？

元兒：那位捲逃的經理就在裏頭。

張母：是的，你記得你父親在福建不也照個一張九寸的照片嗎？

元兒：我記得，旁邊還有一個人站着。

張母：那是誰？

元兒：那就是那個捲逃的經理。

張母：這些照相全在箱子底裏，好些年沒有拿出來啦。

元兒：你不是說因爲怕想起過去的事情麼？

張母：因爲要不是那位逃跑的經理，我們不會這樣苦。我不用這樣過二十多年最低賤勞苦的生活，你們不會受不到好的教育，我們也不至於隨時隨地被人家輕視侮辱，我也不至於老了這樣快，也不至現在就腰酸背痛的……

元兒：媽，何必又提起過去的事情呢？媽，這些事情都已經死啦，我們現在雖然窮，但是我們不是很快樂嗎，只要哥哥……

張母：是的，因爲我怕提起過去的事情，所以我把這些照相，賬簿都藏在箱子底裏，但是今天，我要把牠都拿出來，元兒，你去把那些照相都拿出來。

元兒：媽，何必把沉在海裏的痛苦再撈出來呢？

張母：你去拿去，我要看看。（元兒進去）

沈廣：這些故事你怎麼從來沒有對我說過？

張母：因爲我實在不想提起牠。

沈廣：那個經理後來怎麼樣？

張母：後來就不知下落啦。

沈廣：你們沒有告他嗎？

張母：告他，是的我們在縣裏也備了一個案。但是一方面或者因爲我們沒有錢給縣裏，所以他們也不起勁，二方面他大概跑得很遠，也許是北方吧？第三我們那時候，舖子倒啦，天天有債主來，我那時候大概是二十八歲吧，大事情都沒有經手，自然到處都受人家欺負。（元兒捧了五六張照片出來。）

元兒：（把嘴指指她手上最上面的一張相片）媽，這張不是在我們以前的家裏麼？（她把照相放在桌上）

張母：（拿那第一張看，大家都圍着她）這張就是我們以前的家，你看這是多麼安靜，那窗外就是一個小花園，你父親喜歡種菓子樹，什麼橘子蘋菓，桃子……啊，一年四季都有得吃，這

張相你父親大概是卅八歲吧，我才二十六歲那時候，你（指張）才二歲，她（指元兒）你還沒有生啦，……唉！

沈廣：很像元兒啊，那眼睛，你看。

元兒：媽比我好看，那時候頭髮怎麼這樣的？媽？

張母：要是你父親在，你們同別人有什麼分別，你們也可以進大學，（指盛藻）你也可以做詩，也是大學生，你（指元兒）你也是小姐，也是……

元兒：我不要做小姐，我只要做媽的女兒。

張母：（又拿了一張照相）啊，這就是在福建啦。

張：（對沈）那位坐的就是我父親！

元兒：那位站的就是那個把錢捲逃的人。

沈：他像很忠實似的麼？

張母：是呀，他十三歲來學徒的，非常用功，白天做事，夜裏還要自己念書，從來不出去，非常勤儉，

所以每個人都喜歡他，你父親尤其是喜歡他。大概是二十歲的時候吧，福建的老經理死啦，你父親看他好，所以就叫他做經理，誰知道他會這樣沒有良心。要不是他，我們不是，還是有那麼（指第一張照相）一個安靜的甜美的家嗎。我不是還是那樣快樂嗎。雖然你父親死啦，你們不還是同你別人一樣是少爺是小姐嗎？！，唉他這樣一個孩子把我們整個的家一生的幸福都毀了！

沈廣：他照相上的人很秀氣，伯母，你沒有見過他本人嗎？

伯母：見過好幾次。每年年底分店總要派人從福建到總店來揭賬，他總是同來的，到正月裏到我地方就要拜了年才回去；後來他大啦。來的時候總帶許多福建的橘子來，福建的橘子不是最好嗎？他也喜歡孩子，常常抱着他（指盛藻）去玩，他叫他「大少爺，」後來他做了經理啦，我叫他不要再這樣稱呼啦。可是他還是這樣，叫少爺小姐的，最後一次來見我的時候，她（指元兒）才二歲。那末一個很好很誠懇的孩子，想不到會這樣……（又拿一張相片）啊？這就是福建的花莊，那舖子那時候很賺錢……

元兒：不要講這些過去的事情啦。

張母：（突然的）盛藻，你看這張照相，那個人是不是像一個人。

張：像一個人？

張母：像一個你認識的人？

張：（思索）媽，我想什麼人也不像？

張母：不像，那眼睛，那眉毛，那耳朵，……啊！一定是……一定是……盛藻，你再仔細看看。

張：（又看）媽，我實在想不起來。

張母：啊！是的，他現在胖啦，發福啦；嘴不像是的，有鬍子啦！啊！是的，我都快不認識啦；可是他的舉動，他的態度……唉，一定是的……

沈廣：你是不是說是……李家的老爺？

元兒：李家的老爺？

張：李家的老爺？（他拿照相來細看？）

張母：李家的老爺？

張：是的，有一點像。

元兒：有一點像？

沈廣：（搶個照相去看。）是的，有一點像；

元兒：怪不得他昨天對你很客氣，還僱車送你回來。

張：啊！怪不得他沒有對我說什麼不客氣話。

沈：怪不得他向我打聽你們許多事情。

張母：怪不得他不願意同我講下去啦。——是湖南人，他說是的，在福建做過買賣？他不敢說下去啦。我要找他，我還要找他！

張：找他怎麼樣呢？

張母：我要同他算賬。

張：現在他還肯承認嗎？

沈：伯母，你還有別的確實證據嗎？

張：證據，就是有，現在不是什麼講道理的世界，他有錢有勢力，有手段，我們……，

張母：有錢，有勢力，有手段，是的；他那裏來的？他全靠我們的錢！辦什麼銀行，辦什麼廠，剝削工人；發大財啦。兒子全是少爺，洋房，傭人，汽車……，把我一個寡婦害到這樣，受債主的氣，田被沒收了，房子被封啦，東西被拍賣啦，人被趕出來。我帶着兩個孩子，流浪飄泊寄寓在親戚家裏，被輕視受氣；過這樣的日子，於是我出來到這裏做工。到紗廠裏，到洗衣服房過了二十年不是人的生活，我們三個人住在地獄裏，吃，吃不飽，睡，睡不好，這日子是怎麼過的。他闊了，他過得是天堂一樣的生活，那房子，那花園，那佈置，他到沒有想到他的汽車夫會就是他以先拖過，叫過他少爺的人，哼……

元兒：媽，何必又爲過去的事情難過呢？

張母：但是我要找他，我一定要找他。（沉着地凝神的說）（一刹時舞台上沒有一點聲音，三個孩子都注視着這憤慨悲鬱的老婆婆，她似乎是在回憶中難過，也似乎是在尋求所謂「

找他」的方法，她像石像一般的坐在那裏頭，微仰着，視線放在空虛的邊際，這定神的眼睛放出灼人的光芒。這時候，有人敲門了，你猜是誰？

（張開門，闘道上。）

張：是三少爺，你怎麼會來呢？

（大家都注視闘道。）

闘道：啊！我特爲來告訴你一件事情。盛藻，非常奇怪，我父親回來的時候忽然對我們說，他要把你辭退，我先也不知道是爲什麼？問他他不說。後來月亮把你們的事情全告訴我啦，她說昨天你母親去告訴老爺過，所以他要辭退你啦。月亮恐怕你一進門，老爺就叫你去啦，恐怕他不許她見你，所以求我來一趟。

張：但是我母親沒有同他說，並沒有告訴他。

張母：啊，我想，他見了我以後，一定心裏不安起來了。所以他要辭退你。

張：我知道啦，老爺早就怕月亮同我好，他要把月亮嫁二少爺，所以預先把我辭退啦。

闕道：盛藻，這什麼話？我哥哥並沒有娶月亮的意思，你知道。

張母：盛藻，你不要胡想，我知道這一定他見了我的緣故。

闕道：這位就是你母親啊，對不起，老婆婆。這位……

張：是我妹妹。

闕道：你妹妹？你，你不是張小琴麼？你還記得我們一同在第七小學念書的時候？（大家驚愕了。）

元兒：啊？你就是李文白。

闕道：唉，我知道你不會忘記我，（大家更驚愕了。）你記得那時候麼？（大家驚愕得有點目定口呆了。就在這一剎那，外門開了，進來一個急忙的人，那是陶三雷）

陶：（一看見還許多人）呀，對不起！（向張母招呼）伯母，沈廣，你也在啊。

張母：啊，三雷。

陶：我很忙。盛藻，你出來一趟，我有要緊事同你說（張隨陶出。）

聞道：小琴，眞想不到，我會在這裏會見你，小琴，是不是因爲打仗。你一直沒有收到我信。

元兒：我們後來就搬家了。

聞道：小琴，你還是同以前一樣，一樣的光明，一樣的純潔，你看我有什麼變動沒有。

元兒：你長得高啦。

聞道：但是我還是只比你高半個腦袋，小琴，我知道什麼都不會變，不用說七年，七十年也不會變：我的心，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你，一直在想你；小琴你呢？

元兒：我，我……我終是同七年以前一樣。

聞道：是不是，小琴，我們又見面呀！我知道終可以見面的。在夢裏，有時候見到你，我常常以爲是眞的；今天眞的見到你，我以爲是在夢裏啦。小琴，眞的嗎？快說快說。

小琴：文白

聞道：全是我不好，你住在這麼近，我會不來看你；你會到今天才來見到你，全是我不好，小琴，我不好，你看，這麼些年來，我會沒有來看盛藻一趟？

小琴：你是少爺麼……

聞道：你怎麼說這樣話，小琴，你不知道我現在的思想，我最恨我家裏給我的地位，小琴，但是你哥哥沒有提起過我麼？

元兒：哥哥說起你的時候，終說你叫聞道，你怎樣改名啦？

聞道：是的，因爲我哥哥叫聞天，我父親說兄弟的名字要連一起才好。所以改掉啦。那麼你呢？

元兒：我在家一直叫元兒，小琴是我學校裏的名字，現在早就沒有人叫我了。

聞道：今天見面啦，我們等於又恢復七年前的生活了，你還……你還能够同七年前一樣，一樣的同我老在一起嗎？

元兒：我希望我們眞的能同七年前一樣，不過你現在是大學生啦。

聞道：大學生，什麼大學生，在小學裏你不是常常比我考得好？現在還是一樣。但是，小琴，現在我們不是在夢裏吧！你說，會不會是在夢裏。

元兒：在夢裏，啊！文白，不會的，我想，因爲我在這裏，媽，這就是我常說的李文白。

聞道：我們只管自己說話，伯母，你不見怪吧。

張母：這兩天來，我好像又做了一世人一樣，天天碰見意外的事情。元兒，我想你們還是到裏面去談吧。（或者因爲她看見盛藻心神不定地進來的緣故）

（元兒帶聞道下。）

張母：陶三雷走了麼？

張：是的，他很忙。

張母：他是幹麼來的。

張：他還是來借錢，是爲他們交通工人工會裏需要錢支持罷工。

張母：那麼你沒有借給他？

張：我沒有錢去借給他，我現在已經被辭退啦，我更要同月亮走……

張母：（她跑到窗戶口叫）三雷，三雷，（但是三雷似乎沒有應她）沈廣，你出去把三雷替我叫回來。

（沈廣下。）

張母：盛藻，你眞是什麼都變了，你的同伴在罷工，在爭鬥，你不願意犧牲一點自己去幫助他們，對於壓在你上面的人。你沒有一點反抗他的意思，你現在有正義去爭取二十多年前的二十萬元錢。現在應當可以有八十萬之多了，但是你沒有這勇氣去爭奪。對於壓迫你的人，你怕他的勢力權力，願意忍受一切的不平與委屈，對於你在爭奪的朋友，不願意幫助，你知道假使因爲你這不願意幫助，因而使現在這罷工受了一點打擊，那末你就是幫助你的主人們在壓迫你的同伴，這是奴才的行爲，這是走狗的行爲，盛藻你，你，怎麼會使我失望到這個地步！

盛藻：媽，（哭）你怎麼這樣說我？我愛月亮，這是實在的，我現在要同月亮一同走；我不能，我沒有力量管其他的事情，我給你兩百元，我只有一百元錢，我們要走，走得很遠很遠，媽，以後，以後你可以看我，我決不會再到公館裏去做傭人……我一定不是別人的奴才……

（沈廣與陶三雷上。）

張母：三雷，你的事情怎不同我說就走啦。

元兒元兒

（元兒與闖道出）

張母：你把昨天哥哥拿來的兩百元錢拿來（元兒下）

張母：三雷，我還有兩百元錢，你先拿去好了。

三雷：不過，伯母……

張母：不要緊，我個人有什麼關係，你們現在情形怎麼樣？

三雷：我們交通工會團結到很堅固，只是有許多工人要養家，他們天天在挨餓，需要接濟就是啦。現在學生們在替總罷工的工人募捐，但是總不够分配，還要各個工會和自己去設法才行。

張母：（接錢交給三雷）你先拿去吧。

三雷：那麼，你……

張母：我要用的時候，不是可以問你拿的嗎？

三雷：那麼，謝謝啦，伯母。（三雷待下。）

聞道：慢慢，你可以把我的二十塊帶給你工會麼？

（聞道把錢交三雷。）

三雷：謝謝你。（並寫收條給他。）

聞道：元兒，那麼我走啦，明天我再來，同你一同到我家去。伯母，那麼再見，明天見。

盛藻：三少爺，那末你吃了飯走好不好。

聞道：不客氣啦，因爲我還要催我父親去保月亮的哥哥去，好，再見！

（聞道下。）

張母：原來他就是李文白

元兒：媽，他說，他說他以後不能再離開我，並且他要同他家裏說，要最近同我結婚。

沈簷：同你結婚？

元兒：沈廣，你不曉得我們在小學時候是多麼好，那時候，我們年紀小，大家天眞爛漫，但終是在一起；現在雖然隔了七年，但反而增進了我們的感情！

張母：結婚？事情有這樣的變化麼？

元兒：但是，在七年之中，他沒有忘過我，我沒有忘過他，媽，這是實在的。

張母：但是我不願意現在這樣結婚，我要找了他們老頭子以後，算淸了這筆賬，再提起這些事。

元兒：媽，但是我同文白與他父親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張母：他要同家裏說，你知道他家裏可以答應嗎？一個少爺娶一個汽車夫的妹妹？再說聞道他是不是可以靠自己勞力來養活你？還是要靠他的家，他家有他家的環境，他們的親戚，他們的社會關係，他們是不是要看輕你，一個汽車夫的妹妹。

元兒：但是文白決不會看輕我，因爲他的思想，不是這樣的，他說要是家裏不答應他，他要同我單獨去生存。

張母：他的思想他的人都好，我聽你哥哥們全這樣說，我今天也看他也不錯；但是你看他衣服，

你看他樣子，完全是公子，他反對家庭，是的，也許會，他恨他父親剝削工人，是的，也許會，但是他可以脫離他家裏一切一切物質的享受在過貧窮的生活嗎？

沈廣：但是他坐牢監。……

張母：這是冒險，是好奇，這好像學騎馬找一點不舒服也就是快活；大學生我在洗衣服房做工的時候，天天見大學生，他們學自行車，但是只是玩兒，騎自行車來上課已經是叫苦啦。能够做郵差嗎？騎馬，也是玩兒，他想去鄉下騎着馬去替人運貨嗎？坐牢監，做什麼什麼，自然啦，公子們有這樣傾向已經很難得啦，但是這不是可以過窮生活的證明，他們可以在足球場受傷，可以在遊泳池裏受凍，但是生活的苦是鐵的，是機械的，是沒有希望前途，沒有勝利，沒有刺激，沒有波動，沒有幻想，沒有光榮，不是一種競爭，只是掙扎掙扎，好像是病人臨死時的呼氣，呼完了就死啦，不是你們所想像這樣。冒險的苦是有波動的，是有光彩的，生活的苦是死的，是黑暗的，是一種磨難，闊人們窮啦，他會自殺，但是他不能去做工，刻刻苦苦的生活下去，這是眞的，我那時候要不是你們二個孩子，我也早自殺啦。他，聞道，他脫離家庭，不到半年，他

不自殺也只好回到家裏去，好啦，不怕苦這是說說的，是一種空想，自然他家裏也不會反對他娶你，省得他外面胡鬧，那麼你到他家裏去，他呢，進大學去啦，或者留學去啦，你在他家裏，同他們所謂上等人打在一起，有許多醜禮節你要守，親戚們來啦，大家都看不起你，譏笑你是他家汽車夫的妹妹，許多人還妬嫉你的地位，說是你看相他家的錢，才迷着他不放手。或者把你當作佣人，同月亮一樣，但是不是職業是義務，一點自由沒有，這些結果，你都想到麼？元兒，你年紀輕，你不知道，我不願你們同闊人去結婚，但是現在你們哥兒兩個人全是得這樣的結果！唉，太奇怪啦！你哥哥因爲到公館做事；可是你，你一直在我身邊，我不讓你到公館去，做少爺們的玩意兒，但是也會，也會同一個闊少爺……

元兒：媽，不要難過，現在我們又不結婚，事情變化正多啦。沈廣，是不是？媽，不要難過，我要不結婚，我要終身同你在一起。

沈廣：伯母，這些都是小枝節，總之這位三少爺到是沒有勢利的觀念的，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去買酒去，元兒今天我要賀賀你，見到了你七八年前的朋友！

盛藻：（他一直沒有說話，他在台邊上下的走，他在想事情，他在尋求，他在抑鬱，在痛苦。）唉。

沈廣：同我一同去買酒去吧，盛藻，今天我們慶祝你妹妹，不要他燒飯啦。

（沈廣拉張盛藻下。）

元兒：哥哥，等我一等，我同你一同去，我有話同你講。媽，你看哥哥很憂鬱是不？我去勸勸他。（走出在門口說）媽。我就回來。

第二幕完

第三幕

人：

李勳位
李太太
李聞道
張元兒
月亮
沈廣
陳雲峯
劉正榮

時：較上幕晚數天。

景：同第一幕，幕開時，是陰天的下午，李勳位在打電話。

李：……那麼他什麼時候可以來？什麼，三天以後，也好，外面找來汽車夫都不好；我想你以先那位阿榮既然可以來，我就等幾天吧。是的，這幾天很忙，但只好外面叫車子啦。好，謝謝你，再見再見。（沈廣上）

沈廣：老爺……

李：太太沒有接着嗎？

沈：接着啦，不過她要立刻到醫院去看一少爺去，她說叫老爺什麼時候有空就到醫院去看她。

李：好啦，沒有車夫是真不方便。

（沈廣下）

李：沈廣，隔一回陳先生劉先生他們來，你就叫他進來好啦。（他看看錶，似乎有點不耐煩。）月亮，月亮！

（月亮上）

月：老爺，……

李：三少爺又去找元兒去了麼？

月：他說先去醫院裏看二少爺，再去看元兒

李：這孩子，怎麼同盛藻的妹妹……

月：你不喜歡她麼？老爺。

李：我覺得，事情都太奇怪啦。

月：我看她倒是一個很好的小姐。

李：年歲看來很輕，不過……

月：老爺有什麼地方不高興她是怎麼？

李：不，我覺得她家裏……

月：老爺，她家裏沒有錢是吧。

李：不是，只不過……

月：只不過什麼？

李：沒有什麼，我總覺得這事情攪得太怪啦。啊，太太到了，月亮，你知道麼？

月：太太來啦？

李：不過她先到醫院看二少爺去啦，她來啦，我想把娶你的意思同她講一講，你說她會贊成麼？

月：老爺，你聽，好像是誰來了吧。

李：有人麼？那大概是陳先生。

（月亮借此，開外門出。）

聞道：（聲）月亮，啊，我隔會有話同你講。爸爸出去了麼？

月：三少爺，他在家呢。

（聞道上）

聞道：爸爸，你沒有出去麼？我剛才到醫院去，媽媽也到啦。

李：你哥哥怎麼樣？

聞道：醫生說很厲害，但我說不要告訴媽媽。

李：很厲害。肺病這東西，第二次發起來是有點麻煩的。聞道，你沒有找元兒去麼？

聞道：我沒有，因爲哥哥要我陪他，後來媽來啦，談了一回，媽叫我回來陪月亮去侍候哥哥，她呢，想回來一趟。

李：啊，這樣也好。聞道，你同元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聞道：七年以前，我們在第七小學就很好，我不是帶她到家裏來過麼？爸爸媽媽不都很喜歡她麼？

李：這孩子到是長得聰敏樣兒。不過……

聞道：不過什麼，爸爸。

李：不過她家裏……

聞道：是不是太窮？爸爸。

李：不，不是，我是說，這件事情覺得太怪啦。

聞道：我今天同媽媽說，我找到這個小時候的同學，媽媽雖然很驚奇，但是很高興，並且還希望我們早一點結婚。

李：你媽自然啦，她不知道這底細。

聞道：爸，她知道。

李：她怎麼會知道？總而言之，你要同元兒結婚，在我終不是一件高興的事。

聞道：爸爸，你這話怎麼講？

李：沒有什麼道理，只是這是我的眞話就是啦。

聞道：那麼你不贊成……

李：你要是以後好好兒不再去開會啦，發傳單啦，演講啦，你們結婚也好，不過你們住到外頭去，我給你多少錢一月就是啦，我不願意常見元兒。

聞道：我並不是一定要你的錢，不過我不知道你這是什麼用意。

李：你不要問啦，我現在到書房裏去息一忽兒，回頭要是陳先生或者劉先生來啦，你來叫我好啦。

閙道：月亮，月亮。

（李下）

（月亮上）

月：三少爺。啊！你有什麼話要同我說？二少爺的病是不是好一點啦？

閙道：你坐下來，月亮，你知道二少爺怎麼會病啦？

月：他不是肺病重發了麼？

閙道：是的，但是他因爲你才重發的。

月亮：爲我？

閙道：是的，他今天才同我們說，說是他愛你，但是你，你不愛他。

月亮：是的，我同他說啦，不過他，我想也是同我開玩笑說說就是啦。

聞道：他到是不是玩話，今天他也同母親說啦。不過你同盛藻的事情我沒有同他講，我怕他更受一番刺激。母親現在很難過，她自然也有點怪你。

月亮：怪我？……

聞道：你不要管啦，她現在叫我帶你到醫院去。

月亮：我自然也想去看看二少爺。

聞道：但是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很嚴肅的說。）

月亮：你說。

聞道：你到底有點愛我哥哥不愛？

月亮：你哥哥這樣的人，誰不喜歡呢？他脾氣，性情，人格……但是嫁給他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想過。

聞道：但是他現在病得很厲害啦，醫生說有點危險。

月亮：危險？

闘道：所以我求你給他一點安慰。

月亮：假使我辦得到的話。

闘道：那末我希望你對他說你愛他，你對他說因爲你終以爲他常常同你說的話是同你開玩笑。所以你說不愛他。而且你應當說你願意嫁他。

月亮：但是這樣，我不是騙他了麼？

闘道：是的，假使是騙他，也只好騙他，等他病完全好啦，我再慢慢同他說明。

月亮……

闘道：他一直對你很好，是不是？

月亮：他對我一直同我哥哥對我一樣好。

闘道：我呢，我們終也够得上一個朋友。

月亮：三少爺，你更是……因爲你同哥哥是有同樣的思想與精神。而且這次我哥哥出獄，完全是三少爺與二少爺的力量，我怎麼會不感激。啊，三少爺，你不說我哥哥要來看我麼？

聞道：是的，我約他隨時可以到這裏來看你，現在你到醫院侍候我哥哥去，他來啦，我陪他到醫院來看你好啦。那末你接受我的話啦。

月亮：但是似乎我不應當去騙二少爺似的。

聞道：這不是騙，月亮這不是罪惡，這是恩惠，給他，也同是給我。

月亮：假使你以爲對的，我聽你的話，不過你一定要答應我，他病好了以後，你慢慢同他說明。

聞道：那自然啦，不過你現在也不要同母親說你是假的，你也要騙着母親。

月亮：爲什麽也要騙着她呢？

聞道：我母親頂喜歡我哥哥，假使她知道你騙他，他面子上一定要露出不高興，或者會熬不住要同我哥哥講。

月亮：好吧，好吧，三少爺。

聞道：你應當，從今天以後，天天安慰他，同他說，叫他好好養身體；等他好啦，你同他結婚，到鄉下去。

月亮：那末將來你同他說明的時候，他不是又要什麼啦。

聞道：將來，有沒有將來都是問題，照醫生同我私人說，這是不會出幾天的，月亮，將來，不要再同我講得太遠，將來，這次是顆粒性的肺結核，月亮，醫生的話是科學的；你不必問別的，你沒有什麼大犧牲，不過，也許只是叫你使他死得高興一點就是啦。（註）

月亮：（她很感動）三少爺，你怎麼不說這樣的話；你說，假使我真的嫁他，他病可以好麼？（她可哭了。）

聞道：不要問這些了，月亮，各人憑各人的愛，盡各人的能力就是啦。（他揩他自己的眼淚）月亮，現在我們走吧，你到那面不許哭，要溫柔，要自然……知道嗎。

月亮：我知道，我知道……（她站起來）

（陳雲峯自外上）

聞道：啊陳先生，月亮，你去叫老爺，說陳先生來啦

（月亮下）

陳：闊道，你哥哥病好了一點嗎？

闊道：還是在危險中。

陳：是不是肺病重發了。

闊道：是的，陳先生。

（李與月亮上）

李：老陳，你來啦，我正在等你們，老劉呢。

陳：啊，他大概也快來了吧？

闊道：爸爸，那末現在我同月亮到醫院去啦。

李：好吧，那麼，你叫你母親早點回來吧。

闊道：好啦。

月亮：老爺，那末我去啦。

（闊道月亮下。）

陳：尊夫人回來了麼？

李：是的，因爲小孩子病厲害了，我打電報去叫她的。這幾天運氣眞不好。老李，公債怎麼樣，還有銀行？

陳：公債眞奇怪，他們還有力量拋空，我們已經快吃不住啦。你看，銀行又擠兌。

李：那麼擠兌的情形怎麼樣呢？

陳：擠兌的人是不少，不過只要公債有辦法，三四天終還不要緊。

李：你說公債到底怎麼回事？

陳：剛才我打聽一點消息，說是三洞洋行一方面借欵給我們，叫我們把廠押給他，一方面他用重利錢也在借欵給他們，據說都是老周一個人在拉皮條。

李：眞的嗎？這眞是凶！你說，三洞洋行的目的是什麼呢？到底是誰勝利於他有利呢？

陳：要是眞是的話。那可有點討厭。因爲如果我們勝利了，他們敗了，那麼我們就可以贖回工廠，三洞洋行在我們方面就拿不到廠啦，至於他們，又沒有東西押，債也討不來啦！他們勝利了，

他在我們這裏可以拿得到廠，在他們那裏也拿得現錢，所以恐怕最後是要幫他們勝利的。

李：那麼不是不得了了麼？

陳：不過也不很可靠，因爲今天上午他們拋出並不多。

李：也許他一時也不好意思做得太明顯！

陳：要是這樣的話，我想我們去找找別國的洋行看。

（劉正榮上）

李：啊，老劉怎麼樣，請坐請坐，我們正在談呢。

（沈廣倒茶上，即下）

李：老陳你說下去。

陳：不過，這也不是立刻可以講成的。

李：我們不怕出重利錢。

陳：明天後天，我各方面去問問看。不過至少要三天。

李：老劉來廠裏定貨的款子怎麼樣呢？

劉：今天收到一點，今天我想開夜工，給他們一點信用看；那麼明天那新豐美華信記……那幾筆定貨的款子都可以先去收去。

李：那麼，老陳只要這一個下午他們不能把我們弄倒，不能有了不得的拋空，那末明天就可以有辦法。把廠裏收來的款子，一方面收買公債，一方面補銀行擠兌的不足。一面呢，決定向別的洋行進行大筆的借款，支持一二天，借款一到我們一定可以勝利啦。

陳：要是早知道三洞洋行玩這一手，我們早進行別處借款就好啦，不過今天下午；要是公債消息不好，銀行擠兌一定也多；那就是說，也不能用銀行的現款去支持公債。要是公債消息好。銀行擠兌到反而會鬆的，所以今天這一下午是很難對付的。

劉：第三工廠開着工也很討厭。

李：怎麼回事？

劉：因爲這是給了他們全市的罷工一個打擊，所以工人來搗亂得很凶，今天好幾次要來衝廠。

李：軍警方面保護還努力麽？

劉：還不錯，機關槍什麽都擺起來啦。所以還太平。不過今天晚上，聽說工人方面要向我們大示威，據報告也許就要在夜裏來打廠。所以我想回頭對軍警接一聲頭，叫他們特別小心，並且如果他們眞要衝廠的話，只好叫他們開槍，打死幾個我想就可以支持這一晚。你說怎麽樣？

李：……

劉：只要支持這一晚，明天就可以把那些欵子收到啦。

陳：收到了這欵子，只要能維持三天，我想借欵就有了啦，借欵一到，我們出其不意的我想一上午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啦。

李：那麽，好，決定這樣辦啦。那麽現在你就到軍警方面去接頭去。叫他們準備。

劉：好啦。（站起）

陳：那麽我也走啦，我到行裏去聽聽市場上消息看。（站起）

（李太太上）

李太太：啊：陳先生劉先生，你好？

陳：啊，李太太。

劉：李太太，你今天才出來麼？

李太太：是的，因爲小孩子病，勳位打電報來叫我，我現在剛從醫院來。

李：老二病怎麼樣啦？

李太太：據醫生說很討厭。

劉：是什麼病。

李：肺病，又重發啦。

劉：肺病，這是要慢慢養的。

李太太：是啊。你們現在就走了麼？怎麼我來你們就走啦。

劉：我們有要緊事情要辦。

陳：我們這幾天事情實在忙。好，李太太，再見。

劉：李太太，再見！

陳：二少爺病就會好；你不要太着急。

李太太：好，再見再見。

（陳劉下）

李太太：勳位，你知道閏天的病怎麼忽然發啦。

李：他大概又是傷風了吧！

李太太：你怎麼那麼晚打電報給我？

李：他突然的變成這樣厲害的。

李太太：現在很厲害，實在他不只是肺病而且受了一個刺激。

李：刺激？

李太太：是的，你知道他愛月亮的事情麼？

李：他愛月亮？

李太太：他愛月亮？

李：他愛月亮？他愛月亮？真的麼？這奇怪啦！

李太太：可是月亮以為他同她開玩笑，所以也就說不愛他，這樣他病就發啦。聞天實在有點凝。

李：（問李太太）他愛月亮？

李太太：是的，所以我叫聞道陪月亮去。

李：（自語地）他愛月亮！

李太太：是的，所以他見了月亮就安靜一點啦！

李：（自問地）他愛月亮？

李太太：是的，所以他聽見了月亮的安慰就笑啦！

李：（問李太太）月亮也愛他？

李太太：自然啦，月亮勸他好好養病，病好啦，就可以結婚；到鄉下去，

李：（自語地）月亮也愛他。

李太太：你看這二個孩子，早不同我說，早同我說不就好了麼？

李：奇怪，什麼事情都奇怪！

李太太：有什麼奇怪呢？

李：你知道聞道麼？他現在還在醫院麼？

李太太：他到了醫院，後來就去找小琴去。

李：找小琴，你看他們的事情可多怪？

李太太：他們到眞是巧。

李：巧？實在太奇怪啦。所有的怪事情都攪在一起啦？

李太太：動位，你今天怎麼啦。是不是罷工的事情。

李：不但是罷工的事情，銀行在擠兌你曉得麼？

李太太：銀行在擠兌？眞的麼，動位。

李：但是你不必管啦，你管也沒有用。

李太太：勳位，那怎麼辦呢？廠，廠罷工，聞天，聞天病得這樣厲害，銀行，銀行又擠兌！（她啜泣起來。）

李：……

李太太：勳位，我早就勸你，差不多有點錢，到鄉下去，揀風景好一點地方造一所房子，享享福就算啦，何必勞勞碌碌，辦這樣！辦那樣！現在你看。

李：……

李太太：要是銀行倒啦，鄉下的老家根基不也就完了麼？所有的錢都拿到銀行來啦。

李：……

李太太：老家的房子，也多年沒有修理啦，又沒有人住。今年我看看也都壞啦，到處漏水，西院的牆也斜啦。本來我想修理修理再出來的，可是你打電報來，我也來不及修啦。

李：你不要再嘮叨好不好；你知道我心煩。

李太太：……

李：我心煩，心煩，唉！

李太太：我也是心煩！你想鄉下，勳位，「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鄉下究竟是我們的根，……

李：（厭煩地）唉！你到醫院去好不好？月亮年紀輕，聞天又莫名其妙，這樣的病着，更不能夠讓他們太隨便啦。是不是？我也要出去。

李太太：我也是正在想到醫院去啊！勳位，我正想問你，怎麼你把盛藻辭啦；現在連車子都沒有啦，這個家！

李：唉，你還問我這種小事，汽車你叫沈廣到對面去叫一輛就是啦。

李太太 勳位，我想起來啦。我要帶一個男人到醫院去才方便。我想把廚子帶去好不好。

李：這點小事還問我，你要帶就帶去好啦。

（李太太下，李一個人上上下下走，心裏一定非常不安，一忽兒坐下了，抽一支烟，他在痛苦，在憂慮，或者在想找一個地方去，把這些現實逼迫他的現實，暫時逃開了吧，但是電話響了，還是一個現實的消息，而且是一個現實的霹靂！）

李：喂，你是老陳什麼，公債大跌啦，啊，銀行只好不兌現？好，好，我就來我就來。

（他立刻把電話把上，又拿下來叫車子。）喂，這裏新開河路六號，立刻開一輛車子來。

（他把電話掛上，非常不安的拿烟抽，忙張地不知怎麼辦。外面汽車叫了，他忽忽出去。）

（這時候，天黑下來，忽然打雷了，忽然閃電了。空舞臺上陰森森的。但是電話響了，沒有人接電話不斷的響，還是沒有人接，停了一會又響，還是沒有人接……於是電話不響了，舞臺上更可怕起來，於是乎是風，把窗子吹開了，把門吹開了。好像有人進來了，是元兒。但她剛一進門，窗戶被風吹攏來，砰的一聲，元兒嚇了一跳。）

元兒：啊！文白。（聞道進。）

聞道：小琴，啊！沈廣說爸爸出去啦。媽媽又到醫院去啦。外面下大雨，沈廣也糊塗，窗子也不來關。

（他關了窗戶。）

元兒：啊！眞是一忽兒天黑得這樣。

聞道：開了電燈就好啦，（他開電燈，可是電燈不亮。他在門口叫：）沈廣，沈廣，怎麼電燈不亮啦。

沈廣：（聲）我也不曉得，少爺，大概剛才雷把這電綫打壞了吧？

聞道：黑得太陰慘了。讓我打電話叫人來修來。（聞道打電話，但是電話也壞了）啊！怎麼，電話也壞了！（又出）沈廣，電話壞了，你到外面去打個電話叫人來修修電燈好不好？（回來）家裏沒有人，就不像家啦。元兒，現在就是我們兩個人，你看。

元兒：月亮呢？

聞道：她也到醫院去啦。啊！我忘同你講啦。這件事情也怪。

元兒：怎麼啦？

聞道：我哥哥因爲愛月亮。……

元兒：愛月亮。

聞道：是的，而且就因爲這樣病又發啦。

元兒：眞的麼？那麼月亮愛他麼？

聞道：月亮說不愛他，但是這是她的意志。她意志似乎時常叫她不要愛哥哥，可是她感情……

元兒：那末我哥哥……

聞道：是的，他也愛月亮。

元兒：我是說我哥哥也病啦！

聞道：他也病啦？

元兒：他每天焦燥得很，一句話不說，皺着眉頭。

聞道：我找你去，他怎麼終不在家哪？

元兒：說的是，因此我母親也更加不安起來，也天天愁眉蹙額的。我哥哥一出門就是一天，有的時候深更半夜裏才回來。

聞道：他到是到那裏去？

元兒：誰知道他。

聞道：上次我們問月亮，月亮不說叫盛藻去找他哥哥嗎？

元兒：大概找了吧，不過月亮的哥哥好像沒有理他似的，他回來沒有提起過。

聞道：那大亮也奇怪，說到這裏來，來看我，來看他妹妹，一直沒有來過。大概是沒有工夫。

（天很黑，雷，而且是電閃，一直沒有斷。沈廣進來了。）

元兒：沈廣：電燈來修來了麼？

沈廣：許多地方電燈都壞啦，他說要等明天才能夠。

聞道：天這樣黑，陰森森的，家裏也沒有人，又下大雨，這怎麼辦？沈廣，你點兩根洋燭來好不好。

沈廣：三少爺，二少爺的病怎麼樣啦！

聞道：剛才醫生說很厲害，可是我陪月亮去了以後他好像安靜一點似的啦。

（沈廣下，他們沒有話說有好一回。）

聞道：小琴，你怎麼好像不快活似的。

元兒：文白，是你自已在不快活。我想你是因爲你哥哥病的緣故。

聞道：這樣坐着，你感到無聊麼？

元兒：我希望我陪着你，能減少你一點心境上的不快活。

聞道：同你在一起我終是快活，不過今天，天黑得這樣，家裏一個人沒有，哥哥病又這樣不好，電燈也壞了，電話也斷了，所以我感到一種壓迫，我怕我會使你不快活，所以我問你，小琴，你到底快活麼？

元兒：我說過，同你在一起我還會不快活麼；不過這天實在是黑。我母親不知道在幹什麼，還有我哥哥！

聞道：幸虧你在，要不然我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更不知道怎麼好啦。

（沈廣拿洋燭上）

沈廣：雨下得眞大，外面胡同里已經成小河啦。

（沈廣因爲兩隻手都拿洋燭，所以進來了，門沒有關，這時風把門吹攏了，砰的一聲。）

元兒：今天眞有點怕。

（窗外有汽車過來，聲音與燈光直逼到室內。）

聞道：爸爸回來了吧？

沈廣：是的，一定是老爺回來啦。

（沈廣出，有電鈴響。）

闓道：一定是爸爸回來啦，不知他有去看哥哥沒有？

（他開門，在門口等。）

闓道：你？是你啊！

元兒：（跑在門前。）你？怎麼啦？你？（但這位「你」還在門外。於是他們都肅靜地靜悄悄地緊張地，疑問她。等這位「你」慢慢的進來，於是有人進來了，她低着頭，在哭，一句話不說，這是月亮。但不要觀衆從她的臉去認識她才好。）

闓道：（把她扶到沙發上）月亮，怎麼啦！

月亮：（一句話不說。大哭，放聲大哭。這哭好像是孩子受了委屈後見了母親一般的，突然的爆烈出來一般的，像火，也像瀑布。……）（沈廣上）

元兒：月亮？怎麼啦？

聞道：月亮！怎麼啦？

沈廣：月亮！怎麼啦？

聞道：沈廣，你給她一杯熱茶好不好？

（沈廣倒茶。）

元兒：（拉月亮的手）月亮，倒是怎麼啦？

沈廣：（拿茶過來，元兒接了給月亮。）月亮，倒是怎啦？

聞道：月亮，是不是我哥哥已經……

月亮：（點點頭）唉！是的，是的，他他已經……（哭得很凶）

（元兒拿茶給月亮喝。）

聞道：眞的麼？月亮……（哭）啊！哥哥，哥哥。

沈廣：眞的麼？月亮？（哭）

元兒：月亮，那麼，太太呢？

聞道：現在她在那裏？……

月亮：打電話怎麼也打不應，她已經同廚子，還有醫院的人到國際殯儀館去啦。叫我回去叫老爺，叫你……

聞道：爸爸不知道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好，我先去，我先去，這裏電話也壞啦，我到那面再打電話找爸爸吧。

元兒：文白，我同你一同去。

月亮：我也同去，同去。

沈廣：那麼我，我也去，去看看二少爺，這是最後的一面啦。

聞道：可是家裏不是沒有人了麼？

（外面電鈴響）

沈廣：老爺來啦，這一定是老爺。（下）

聞道：爸爸來啦，那麼我們同爸爸一同去。

月亮：（因爲不願讓李勳位知道她哭得這樣凶。所以她揩揩眼淚。斜對着外門）……但是進來的是張盛藻

元兒：哥哥來啦？

聞道：啊！盛藻！

月亮：盛藻，你怎麽會來？

盛藻：月亮，月亮！（似乎盛藻有一點酒意。）我前天已經見過你哥哥，你哥哥說，什麽事情有這樣忙？第一他說別人在罷工，你們還有心緒講戀愛？第二，他說月亮似乎沒有這樣早結婚的必要。第三，他說現在忙着更重要的事情，忙着十萬人的事情，他沒有工夫管這閑事。他末了說隔一兩天來看你。他到底有沒有來看你？

月亮：他沒有來過。但是他對你這麽說，對我自然也是這麽說。

盛藻：那麽你以爲他這話對麽？

月亮：我雖然不會說他的話是錯的。你呢？

盛藻：不過這些都是官話！我現在可怕，我一直怕，你要不愛我了，你要愛別人了。你一定要屬於別人的，假使你不跟我早點走。我離開以後，更怕了！我已經怕得快發瘋啦！

月亮：你又是說……

盛藻：是的，是他。

月亮：（哭）……

盛藻：我越想越怕，怕！媽以為老爺辭退我是為別的，我以為他辭退我，是為他的兒子。他，他父親同你母親商量好了計策，把我辭退，把你給他。他們商量好了，用他們的勢力壓迫我。我叫沈廣對你母親去說親，她母親拒絕了，她知道我心沒有死，所以串通父親，把我辭退了。

聞道：你說的是誰？

盛藻：我說的是二少爺，二少爺，他愛月亮，月亮不愛他，他利用他父親的力量與月亮母親的勢利心，把我辭退了，包圍月亮。

月亮：（哭泣）……

聞道：不要把你妬嫉的幻想加在我哥哥身上，盛藻哥哥不是這樣的人。

盛藻：那末爲什麼老爺忽然會辭退我？

聞道：這是老爺身上的疑問，與哥哥一點沒有關係，因爲那天我親眼看見老爺回來突然的這樣說。

月亮：（哭泣）……

盛藻：你爲愛你哥哥，要你哥哥快樂，自然也贊成這樣做。

聞道：現在我沒有法同你說明我的心，但是現在什麼都過去了，你知道，我哥哥已經死了！

盛藻：死啦！？

聞道：是的，死啦！他一生是愛，他的死雖說是他的病，但是爲愛。

盛藻：死啦！

月亮：死啦！是的。盛藻我同你說，這時候，我在愛他，我的心已經被他帶走了。

聞道：怎麼？

盛藻：你怎麼忽然？……

月亮：是的，我在愛他，這是一個眞正的愛，我現意識到，我在愛他。

盛藻；那麼你以前？……

月亮：以前我不相信我在愛他。我愛我哥哥，我哥哥給我許多思想上的暗示；所以我從來不想，而且不可能的全想到愛一個少爺。每次我意識到有點愛他時，我終提防着，這或者是我虛榮心在作祟，是我貪物質的享受在作祟，我怕我有違背我對哥哥的信念，我怕我墮落，我怕我因此要依賴一個男子，我怕我生命被他所掩埋，所以答應你同你走，離開他；我當時相信我把這苦衷同哥哥說，我哥哥一定會同意的。因爲他不喜歡我被一個少爺愛，或者我去愛一個少爺。而我就覺得我早一天離開他於他於我都好一點，免得以後到離不開的地步。盛藻，你在愛我，你勝利的緣故，到反是因爲你不是少爺，到反而是因爲你沒有錢，到反而是你沒有勢力。但是現在你失敗了，他勝利了。在死前，在死的一刹那，我感到我的確不是受少爺們培養的花朵，而是泥，是水，是日光，我在培養，我在支持這顆垂死的花朵，我沒有能力使他

活。但是我給他非常安詳的死去。他像一朵花，一朵美極的花，他死得這樣的純潔！但是他死了，我這份泥，這份水是失去了一切的美麗與光彩與存在的意義。我現在意識到我的心我的愛都跟他去了，去了。盛藻，現在你是失敗了。你失敗不是為你的窮，你的沒有勢力，你的一切不及他的地方。以先我實在告訴你：我愛你，可是你終懷疑，終怕我在愛二少爺，但是我騙他，為我對三少爺的允許，我騙他，可是他相信，他相信得這樣堅固，好像一個教徒相信上帝一樣，他滿足，他愉快，他笑；他越相信，我越感到我不應當騙他，不應當騙他，但是一直騙他，一直到最後他臨死的時候，我跪在他床前，我感到他死了，我活着就失去了意義，我感到我愛他，我感到我不能沒有他，我才對他說……我相信這是一句眞話。我說：「開天，原諒我一切，安詳地對我笑，我的愛的心永遠在你的身邊。」他笑了，他果然笑了，他含着笑死去了。這一笑是信仰，是堅固的信仰。是永生的信仰，好像是教徒相信靈魂因此可以進天堂的信仰，好像我的話是天國的福音。有那麼一個人，他有本事可以騙一個這樣信仰她的人嗎？！啊！我哭，但不是為他的死，是哭我自己，我自己會沒有能力把他活轉來！（她哭）

盛藻：（楞住了）……

元兒：月亮！月亮……

聞道：不要興奮了，月亮，讓我們走……

月亮：走，我要去看。（她站起來。大家都準備走了，可是電鈴響了。）

聞道：啊，大概是爸爸來了吧？

月亮：是的，這一定是老爺。

元兒：對啦，一定是他。

（可是進來的是沈廣。）

沈廣：月亮的哥哥大亮來啦。（他開着門，大亮就在門外。）

月亮：哥哥？

聞道：大亮？

元兒：月亮的哥哥？

（大亮進來了。）

闊道：啊！大亮，你怎麼今天才來。

大亮：你不知道我忙麼？我忙。啊，你們都在這裏。月亮，你看，你越來越脆弱了，你看你不像我的妹妹啦，到像闊道的妹妹啦。怎麼你在哭？

月亮：哥哥，哥哥……（哭）

大亮：我告訴你，月亮，好幾萬工人在各地罷工，少說也有一萬個家眷天天在挨餓，她們都沒有像你這樣脆弱在哭，你吃得飽飽的坐在沙發上哭！你變了，是不是，像是小姐了。

月亮：（還是哭，哭什麼？哭闊天？哭自己？是悔，是苦，也是慚愧。——對這位她所信仰的哥哥。）

……

大亮：月亮，你太脆弱了，快不要哭；今天跟我出去一趟，我們，你知道，（他看看沒有別人）今天有一個大示威遊行，大概至少也有一萬多人，也有女工，也有女學生，去一同去，你跟我走，不要哭，你過過這種生活，你人就會完全兩樣啦，你就會知道個人的渺小。你就會知道自己無

用的感性的衝動是太可笑了。你會知道你現在的哭一定是另外一個人，你會懷疑什麼現在想結婚想愛情的人不是你自己。

月亮：哥哥，哥哥……

大亮：現在跟我走，好不好。

月亮：跟你，哥哥，我以後永遠跟你，離開你我就變成輭弱，想不到的輭弱。

大亮：我以前也想過到你的身體，不過你年紀太輕；母親又沒有了我，所以把你留給她，而且你身體也不很強壯，跟我也有點太苦啦。好，鬧道那麼我們走啦。

鬧道：大亮，你說有一萬個人大示威。

大亮：是的。

盛藻：我也去，我也去。月亮大亮當我是你們朋友，一同去，一同去。

鬧道：我也去，我也去……

元兒：那麼你不去殯儀館了麼？你母親……

大亮：殯儀館？

聞道：是的，因爲我哥哥死了。

大亮：你哥哥？

聞道：小琴，我想我爸爸這時候不回來，一定被媽媽打電話叫去了，我痛苦，我想到那面去我會更支不持自己。所以我想還是讓我去參加這偉大的行動，或者說找一點刺激，小琴，我們一同去，一同去。

沈廣：那末我也去。

聞道：沈廣，你耽在這裏吧，爲我哥哥，爲我，爲月亮，也許媽沒有把父親找着。你回頭最好出去打一個電話到國際殯儀館去問問。要是我父親回來啦。你只說大亮來啦，把月亮帶出去好了。問起我，你，你只說我帶了小琴來轉轉就出去啦，唔唔，你說我沒有碰見月亮好啦，啊，你說月亮來的時候，我已經出去啦好啦。省得他……

（他們都出去了，只有沈廣一個人，這時雨似乎停了，天很黑。不時又有了電閃。沈廣在

窗口凝望着，他開了窗戶，向他們揚揚手，又望了一會。可是一陣風進來把屋內的二支洋蠟吹滅了。舞台漆黑中電閃更顯得有力起來，沈廣把窗門關好了。他拿出洋火，點着了一支洋燭。這時有汽車的光線從窗中射進來，在漆黑舞台中，像是探海燈之照耀海灣，沈廣的影子在牆上打轉。沈廣向窗外望時，電鈴響了。沈廣下。漆黑舞台是電閃在揮舞。）

李：（聲）月亮來過沒有？

沈：（聲）她來過啦。

李：（聲）怎麼一個人都不去啊。（上）

沈：（上）因爲，因爲三少爺不在家。

李：他沒有回家來。

沈：他回來一趟就出去啦。

李：同着元兒。

沈：是的。

李：那麼月亮呢？在裏頭麼？

沈：啊，她的哥哥來啦，看她一個人哭得很傷心，帶出去啦。

李：唉。（他坐下。）

沈：老爺是從殯儀館來的麼？

李：唔，是啦！電燈壞啦？

沈：是的，老爺，電話也壞啦。

李：我知道，我打電話打不通。唔，你有叫人來修電燈麼？

沈：是的，不過他說要等明天。

李：三少爺說什麼時候回來？

沈：他沒有說。

李：沈廣……

沈：（將下文折回）老爺，有什麼事麼？

李：沈廣，你家裏不是還有父母麼？

沈：是的。

李：他們在鄉下？

沈：是的，他們種一點田

李：那麼生活一定很安逸啦？

沈：這個年頭，老爺，談得到什麼安逸，我們這種人家，勉勉强强活過去就是了。

李：你們種多少田。

沈：差不多二十畝田。

李：是你們自己的麼？

沈：自己只有六畝，其餘是替別人種的。

李：那麼每年够化了麼？

沈：我自然也每月帶回一些錢。現在因爲家裏只有二口子人，所以貓貓虎虎，要是人多起來，那

來就困難了，我們鄉下有些人口多是，一一的人家那眞

李：我現在很想到鄉下去。

沈：老爺？

李：是的，我也老了；二少爺也死了！二少爺在的時候，總勸我何必再勞勞碌碌，總勸我何不到鄉下安安逸逸住住，過清苦淡泊一點的生活，我一直沒有聽他。現在他死了，我才感到我是眞老了，連兒子都死了，一個人誰知道什麼時候死？所以我想決定退隱了！

沈：啊！老爺不過是說說吧了。

李：爲什麼，鄉下有什麼不好呢？

沈：鄉下，夜夜同現在一樣，黑黝黝的沒有電燈。

李：電燈？電燈？但是我今天看看這蠟燭也很好。怪清靜的。看慣了電燈覺得蠟燭不够亮，但是看慣了蠟燭也就沒有什麼了。

沈：啊，可是老爺還是常常要來這裏，這就很不方便了。

李：爲什麼要來這裏？

沈：老爺不有許多事業在這裏，工廠啦，銀行啦，

李：啊，不要提起這些事情啦，這些……這些……唔，聞道怎麼還不來？我正想把這意思同他講一講。

沈：……

李：他聽了也許可以安慰我許多。（自言自語）他，他是一個純潔的孩子。

沈：（將下）……

李：沈廣，沈廣……

沈：（回）老爺，什麼事。

李：你，你還有我銀行的票子麼？

沈：有幾張。

李：你回頭交給我，我換給你。

沈：老爺？

李：你知道明天銀行就不開門了。

沈：老爺？

李：是的……（李垂下頭，好像想什麼似的。）

（沈見李垂頭自思，想退出。）

李：沈廣，你剛才說月亮跟大亮出去，他們有說上那裏去麼？

沈：啊……

李：會不會一同去示威遊行？

沈：大亮好像是這麼說的。

李：啊？那麼你快坐一輛汽車去追他們去？

沈：老爺？現在也追不着啦，老爺？是怎麼回事？

李：今天軍警方面預備開鎗，你知道？

沈：開槍？老爺這樣關照他們過嗎？

李：你不要問啦，快快給我……

沈：老爺，我想你去打一個電話，叫他們不要開鎗吧。

李：現在，現在上那裏打電話，司令部軍警辦事處都不辦公啦。而且這事情也一定已經爆發了！

沈：老爺，開鎗是眞的麼？你知道三少爺元兒他們也去啦。

李：什麼？聞道？他也同去遊行示威啦。

沈：是的？

李：你怎早不告訴我？

沈：他叫我不要告訴你的。

李：聞道，聞道，啊！沈廣你快去救他們，救他們，快，快，快坐汽車去。

（沈廣下。）

沈：聞道聞道！（停了一會又叫）唉！（倒在安樂椅上）

我只有這樣一個兒子啊。

（李在顫動，燭光也在顫動；這洋燭是在他所坐的沙發旁的桌上，所以把他的頭影很大的投在牆上，也在顫動。

舞台漆黑，電閃又射進來，這好像更使他不安了，他跳起來，憤怒地把窗簾拉上，他走了幾步，還是不安。可是汽車聲，射到窗簾上的燈光與電鈴的聲音又來刺激他了。）

李：誰，開道麼？啊，一定是開道？

（電鈴又響，）

李：沈廣，沈廣，怎麼開門都不知道啦。

（電鈴又響）

李：啊！沈廣出去啦！（沉着地說）唔！要我自己去開門啦。

（他拿着蠟燭出去，舞台漆黑，雷聲隆隆，電閃隔着窗簾在閃。於是觀衆先聽見哭聲，於是聽清了是女人的哭聲，於是聽清了是李太太的哭聲。）

李；你怎麼會來？那面都怎麼樣？我請去幫忙的毛先生，他們都……

李太太：（哭）……

李：你說呢，多哭有什麼用。

李太太：我都託給他們啦。你們怎麼沒有人來？我一個人，所以我來看你們來了。

李：家裏沒有一個人，只有我……

李太太：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李：一個人都沒有。

（電閃又襲來了。）

李太太：怎麼這樣陰慘慘的。

李：電燈壞啦！

李太太：鬧天鬧天（又哭起來啦。）

李：哭也沒有用，現在什麼都完了。我想，後天，或者大後天，我們搬鄉下去吧！

李太太：搬鄉下去？（她驚異得不哭了。）

李：是的，閆天一直勸我，我不聽他，現在……唉！

李太太：你今天到是怎麼回事，這樣頹喪。

李：唉！

李太太：閆天死啦，但是有什麼法子？只有你的事業順手，以後我們……

李：事業？事業？什麼都完啦！現在……

李太太：怎麼？銀行擠兌很兇麼？

李：銀行，明天關門了！

李太太：難道公債完全失敗了！

李：是的，完全，完全失敗啦！

李太太：啊，勁位，你怎麼早不告訴我？（哭）

李：我怕你傷心，在殯儀館，我看你哭得這樣，我想還是不同你說吧？

李太太：怎麼一回兒就變成這樣……

李：是的，三洞洋行一面以現欵收我們的工廠，一面以重利錢借欵給他們，叫他們打倒我們；我們沒有想到這一層。可是今天陳雲峯知道了這消息，本來我們想借別國洋行的欵子去同他們對敵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今天，就在今天一忽兒工夫。我們明知道三洞洋行的把戲，但一點鐘內我把所有工廠都押給三洞洋行，我只想吸收他一時的現欵，使他不能再借給對方；我想這樣總可以支持一天，一天一天後我們從別處借來欵就可打倒他們了，可是誰知道他準備這許多現欵，收了我的廠，而還可以有力量，幫他們打倒我，這是命，這是命！

李太太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勳位。（衰頹而顫泣）

李：今天晚上三個工廠在開工，明天早晨可以有一筆貨交出去，也就有一筆三萬元錢可以到，我想交一萬元給陳雲峯同劉正榮，料理另碎的事情，我們後天，後天就帶這兩萬塊錢到鄉下去吧。鄉下，從此永遠不出來，不出來，我也老了，老了，你也老了。

李太太：你說今天夜裏工廠開工，可是罷工的工人不是今天有大示威麼？

李：是的，但是我們已經一切都佈置好，機關鎗，巡捕，兵都在保護，而且萬一什麼，就決定開鎗，開鎗！

李太太：開鎗？……

李：開鎗，是的，我們管不了這許多。因爲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點血，我們生命就在那裏。而且到了現在，還有什麼呢？只要過這一夜，一夜，明天，就是所有的廠都燒了，也不關我事。只要今天一晚上。可是，寒音，今天一晚上都過不了。

李太太：……？

李：你知道，爲保護這最後一點血，一點血，我們也殺了我們最後一點血，眞正是我們的一點血。

李太太：……？

李：這是聞道，你知道聞道也去參加示威遊行啦。

李太太：聞道？你說聞道？……啊！

李：是的，我已經叫沈廣去救他去。

李太太：啊喲，聞道我只有一個聞道啊！

李：好像有汽車響，也許沈廣已經把他追來啦。（他掀窗簾看。）啊！寒音，你看，你看那邊天不是紅了的！這一定是第三廠着火啦，被工人燒啦。

李太太：那麼軍警也一定已經開槍啦。

李：聞道！那末聞道……

李太太：聞道，我的聞道，我自己去救他去，去救他去。（她手捧着臉，狂奔而出。）

李：寒音寒音（可是李太太沒有理他。他頹然的倒在沙發上半響才嘆出氣來。）唉！聞天，聞道，銀行，工廠，月亮，唉，什麼都完啦！天！公債，公債，公債……（他突然奔窗口叫：寒音，寒音……有汽車的燈光打他的影子投在牆上旋轉？他恨極了，他用勁的拉窗幃，可是窗幃掉下來了！他又回到沙發上，把頭埋在手裏，賸一個死寂的舞台當電閃亮時，觀衆可以看見有一個人幽幽地自外踱進來，但是李並沒有看見，這是張母。）聞道！聞天！聞天！聞道！

張母：你還認識別人麼？

李：誰？你？你是誰？

張母：是我。

李：你怎麼進來的？我是在夢中麼？（捂眼）

張母：有門，我就進來啦。

李：門沒有關上？我在做夢麼？

張母：也許是的。巧極啦，一直進來，就只碰見你。

李：你來幹什麼？

張母：我來找你，你難道不認識我了麼？

李：我自然認識你。

張母：那麼我是誰呢？

李：你是盛藻的母親。

張母：你只認識我是盛藻的母親，那末你以爲我來是求你給盛藻一個飯碗麼？

李：自然你也就是小琴的母親。

張母：那末你以為我來求你收我女兒做你兒媳婦麼？不，不；請你想一想，也許你還可以想起我是另外一個人。

李：你！

張母：是的，在二十年前……

李：二十年前？

張母：是的，你一定不會完全忘記，我的丈夫是元豐花莊的老板。

李：（自語地）二十年前！

張母：是的，你是福建分莊的掌櫃的。

李：（回憶地）二十年前……

張母：是的，你難道都忘了麼？

李：（從回憶中醒過來）二十年前！啊！二十年前。

張母：你不會忘的。這裏（她從懷中拿出照相來。）你看，這裏是你，是你自己，你自己認，你自己認認自己看。

李：我自己，我自己。

張母：假如你不認識你自己啦，我想你總還認得我的丈夫。你十三歲就認識他的，從你在櫃上學徒一直到二十歲升到掌櫃的。常常見面，你也會忘了他麼？你自己變啦，你不認識你自己啦。可是，他沒有變，你可以認識他，（她又從懷裏拿出一張照相來。）這就是他，是我的丈夫。啊！這旁邊站着的，站着的人，你就不認識麼？一定可以認識，你看這眼睛，這鼻子，這耳朵……他，他就是你自己。

李：啊……你丈夫。

張：是的，後來我丈夫死啦。

李：……

張母：你捲欵逃啦。

李：……

張母：我們家破產啦。

李：……

張母：房子被封啦，東西被拍賣啦，受盡啦別人的氣，別人的欺侮。我一個年青的孤孀，帶着一個孩子，東飄西泊，靠人求人，受了二十年的苦，做了二十年的苦工，才把孩子養大了；我的一生也完啦。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你還我的一生，一生一生……

李：你說，你現在要怎麼樣好啦，過去，過去的都過去啦！

張母：都過去啦，這是你的房子，那是你的花園；裏面是你的太太，你的少爺；外面是你的工廠，你的銀行，過去的都在，都在。

李：你要怎麼樣吧？

張母：我要算賬。

李：……

張母：我知道你現在有錢，有勢力，有手段。可以賴這筆賬，可以殺我，可以滅我的口，可以害死我一家。但是你總也又看見了你自己的過去，你也想到了你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幸福；房子，錢，銀行，全是我的，我的，你沒有權可以向我驕傲，沒有臉可以對我。盛藻是你的汽車夫，可是你叫過他少爺的。記得麼？現在，你辭退他啦。他因此快病啦。這，他並不是想爲做你的奴隸，他是愛那位在你家的月亮，她，你要把她嫁給你少爺。

李：你講完沒有？

張母：講完？我一輩子也講不完，二十年的苦痛，講完？二十年的苦痛，是的，二十年前爲你的私慾，爲你自己要進天堂，把我推到了地獄。現在，爲你兒子要一個女人，把我的兒子害成瘋病。現在爲你的小兒子的私慾，把我的女兒佔據了做你家的點綴。哼哼……

李：假如你可以少談一點過去，讓我講一段現在的話……

張母：現在怎麼樣，過去，過去全是我的，現在，現在全是你的啦。

李：相反，剛剛相反！過去，過去全是我的，現在，現在全不是我的啦。你的錢，你的舖子。你現在都要

我賠麼?

張母：二十萬現欵，隔了二十年，你說你的財產够給我麼?

李：我?唉。假使今天我勝利啦，二十萬，二十年，一百萬吧，不過一百萬，我可以給你，爲什麼我不能給你?可是，我失敗啦，我什麼都完了!

張母：你說什麼?你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李：沒有意思，我只告訴你，我現在並不是怕你同我算賬，要阻止你同我算賬，而是我現在連一元錢都沒有啦。

張母：你沒有錢?你的銀行?

李：銀行倒啦!

張母：你的工廠。

李：工廠押去啦!

張母：你不用撒謊，我不會再受你騙，你還不出錢，我就要你的一切!

李：我的一切，我的一切，我早就一切都沒有啦，（自語地）銀行倒啦，工廠押去啦！瞿天死啦，（哀聲地）我不騙你，現在我還騙你幹麼？你也不用逼我，你要，你要什麼你拿吧！你拿吧！

張母：眞的麼？你說的是眞的麼？（她有點楞了。）

李：二十年前，你丈夫死了，那花莊有點動搖啦，我利用這個時期，我用我的欺騙，捲逃了你家的錢。我奮鬥，掙扎，用我的精敏能幹，以及你家的二十萬資本的力量，我打倒了市場上的敵人，一個一個的都被我打倒啦。我辦了工廠，開了銀行……哈哈。我看不起一切，我有意志，社會上，我相信沒有我的敵人，因爲二十年的經驗，我深深的知道，社會上那般有錢的人都不夠精明，不夠能幹，不夠努力，不夠勤奮，可是精明的人能幹的人努力的人，勤奮的人，都沒有錢！所以我就占了優勢啦。我占了這優勢，我勝利啦。可是現在，那三洞洋行，他用他比我更能幹的手段，用他比我多許多倍的資本力量，利用那工廠在罷工的時期，利用市場上與我對敵的那個團體，把我打倒啦！打倒啦，（嘆一口氣）一點鐘以前，我還期望吸到最後一滴血，那是二萬元錢，瞿天死啦，我想帶我瞿道離開這裏。但是你看，（他開窗）那邊天還紅着，那是

我的廠在燒，裏面有我一些貨物，就是這三萬元錢，這是最後一滴血，可是完啦。唉！你要我什麼？你說吧……

張母：你的話都是眞的麼？

李：怎麼不是眞的？現在我還騙你幹麼？

張母：眞的唉！（同情地而且感慨地）這是報應！

李：這不是報應，這是命運！

張母：那麼你打算怎麼樣？

李：你要什麼，你就拿什麼，樓上樓下，箱子裏，櫃子裏，（他從抽屜裏拿鑰匙給她）你隨便去拿，去拿，我不阻攔你。我有什麼你就拿什麼好啦。

張母：我並不要你的東西，你知道。我現在問你的是你自己打算怎麼樣？

李。我自己，我自己？你問我自己：我不知道那裏還有我自己。

張母：你不知道自己，那麼你的鬧道，你的家，你的一家。

李：我的家，我的家，你問我的家？（他不禁泣然。）

張母：是的，我問你的家，你是一個男子，能幹而有魄力的男子，當然，你是怎樣白手起家的？勤儉刻苦，用心思手段，從窮光蛋到現在的地位，那麼再回到窮光蛋有什麼希奇？再來過，再做過，再從新幹起。

李：但是我老了，我老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禁得住這樣大的刺激麼。

張母：這算不了什麼，我是一個寡婦，自從捲了二十萬元去了以後，所有的店都倒了，整個的家破產啦！我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走到東，走到西，後來在紗廠裏做工，在洗衣服房裏替人家洗衣服，我敎育我的兒子女兒，到了現在，一直到了現在，我永遠知道自己，多麼苦我都知道自己。我有愛，所以我知道自己，我愛我的兒子女兒，所以我知道自己。你是男子，你就不知道了自己？以先的力量呢？以先的勇氣呢？以先的計巧呢？拿出來，來認識你自己。

李：但是什麼都完了，銀行倒啦，廠押光啦，孩子死啦。

張母：但是你有你的太太，還有蘭道。實在同你說，現在，照你所說的，你什麼都完啦。我們的賬也

沒有法子再算，這仇恨也沒有法子再管；我也老了，過去譬如一場惡夢！不過爲我們後輩，爲你的聞道同我的元兒，爲你們的月亮同盛藻，我們應當給他們準備一個幸福的前途，總不要緊，他們都年青，會工作，可是，盛藻同元兒，爲你們的月亮與聞道，現在弄得顚顚倒倒，盛藻每天喝酒，胡里胡塗，元兒每天跟着聞道，正經事情都不幹；你老了，但是他們年青，你害了我一輩子，那麼難道借你兒子與你家的月亮還要害我的兒子與女兒一輩子？你沒有錢，可是你還是用錢欺侮我們，你辭退了盛藻，把月亮賜給你自己孩子，你又給錢給你小兒子，爲怕他去幹罷工革命的事情，你利用我的女兒做他的玩物。你看你的狠心！現在報應來啦。你還不覺悟麼？你也老了；我也老了，過去的都過去了！像夢一般的過去了！現在我們打算將來，將來全在我們的後一輩身上。

李：但是，聞道，聞道同工人們去示威遊行了，現在火燒着的廠的面前，有軍警的機關槍在掃，他恐怕已經是……

張母：這是眞的麼？

李：怎麼不是眞的？現在還騙你幹麼！

張母：你說開道，那麼我元兒也是在一起了。

李：不但元兒，盛藻月亮都去了。

張母：啊？你說盛藻元兒都去了。

李：是的！

張母：眞的麼？你怎麼知道？

李：我聽沈廣說，他們都是從這裏去的，加入工人的示威去的。

張母：那麼沈廣呢，你快叫他來。

李：我派他去追他們去了。

張母：那麼你想來得及麼？

李：我，我也不知道！

張母：要是來不及，來不及，那麼我的盛藻元兒又被你殺了。

李：但是這些我怎麼知道，難道不也在一起麼？

張母：那麼你爲什麼不關照他們不要開鎗？

李：我想過，我早就想到，但是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張母：（歇斯的里地）那麼我的盛藻我的元兒一定都完了！啊喲，（哭）天！我的元兒呀！我的盛藻呀！（暈倒在地上）

李：（驚慌地伏下，跪着用手扶張母）……

（外面似乎早已晴了，這時候。有月亮光射進來，穿過窗隔，正好是十字架的影子在地上，張母就倒在那上面了。）

李：（驚慌地伏下，跪着用手扶張母）你……你……你……

（幕徐徐下，我希望這時候應有音樂，把這緊聚在一起的情緒，慢慢的昇華。這就是說，不要讓觀衆突然地急遽離開這戲劇所喚起的情緒，而是把它保留一下，有層次地緩慢地給他昇華。）

（全劇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月亮

（三幕劇）

編著者　徐訏

出版者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十六號　譯林書店

發行者　楊克齋

每冊定價四角